

11231

81

王制箋



第五社教區
閱覽組
新民教育館

# 王勃集 全卷

第五社教區  
閱覽組  
新教育館



光緒庚申歲  
忠賢書局刊

王勃集

自序

朱子謂周禮王制皆制度之書以二書說制度最詳舉以並論初無軒輊說者以周禮爲周公作則揚之太高以王制爲漢博士作則抑之太甚惟何劭公以周禮爲六國時書鄭康成以王制在赧王之後當得其實據二君說則二書時代不甚遠而古今說異當由各記所聞漢主今文博士說多與王制合白虎通引王制最多是其明證鄭君以王制爲孔子之後大賢所記則亦知其書出孔門惟過信周禮出周公解王制必引以爲證則昧於家法而自生葛藤今攷鄭注其失有六一曰土地王制云九州州方千里三三如九爲方三千里今文說如歐陽尙書公羊春秋鹽鐵論說苑漢書白虎通論衡皆云中國方五千里白虎通以爲平土三千蓋合山陵林麓等三分去一者爲五千里鄭據古文說中國萬里而強

王制箋序

一

爲彌縫云此文改周之法關盛衰之中三七之間以爲說其失一  
二曰封國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與孟子公羊白虎通合張包周皆不信周禮有五百里之封鄭據周禮大司徒文創爲周公斥大九州之界以自圓其說其失二三曰官制王制云天子三公九卿篇中所云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卽三公冢宰司寇大樂正市當在九卿之列鄭據周禮六卿以王制之司徒諸官爲周禮之司徒諸官攷其職掌不甚相符其失三四曰征稅王制云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夫圭田無征與孟子合孟子以關市不征澤梁無禁爲文王治岐之政必無周公立法不遵文王而創爲苛政者鄭引周禮門關有征士田有稅以爲殷周異制其失四五曰祀典王制云天子殖禘祫禘嘗禘烝當如皇氏所引先儒之說每年禘祭鄭謂周改夏祭爲禘以禘爲殷祭又謂

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百王通義與經不合其失五六曰學制王制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大學人眾國不能容八歲太子不能入郊學此乃定理當是通制鄭誤據下文養老謂王者相變或貴在國或貴在郊貽惑後人學制至今不明其失六鄭君所注偶失人不知爲注誤而以爲經誤遂集矢於此經如孫希旦謂漢初未見周禮及古文尙書周官篇舛謬殊甚王制固非漢人作漢人安得見魏晉之僞古文哉周禮王制皆詳制度用其書皆可治天下周禮詳悉王制簡明周禮難行而多弊王制易行而少弊王莽蘇綽王安石强行周禮未有行王制者蓋以周禮爲出周公而信用之王制出漢博士而不信用之耳今據俞樾說王制爲素王所定之制疏通證明其義有舉而措之者知王道之易易豈同於郢書治國乎鄭君箋詩以毛爲主若有不同便下己意今用其法

王制箋序

以箋王制專據今文家說不用古周禮說汨亂經義全載鄭注間糾其失孔疏擇其合者錄之後儒之說或采一二而附以己意俟達者理董之光緒丁未季夏月善化皮錫瑞自序

王制箋

善化皮錫瑞

王制 鄭目錄云名曰王制者以其記先王班爵箋正義曰王制之  
際知者案下文云有正聽之鄭云漢有正平承秦所置又有古者  
以周尺言之今以周尺之語則知是周亡之後也秦昭王亡周故  
鄭荅臨頌云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盧植謂漢文  
帝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俞樾曰王制篇盧植謂漢文  
帝則博士諸生作然據史記索隱文孟所造書有本制兵制服制  
篇則非今王制也鄭康成荅臨頌云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  
復在其後此亦以意言之無所據愚謂王制者孔氏之遺書七十  
子後學者所記也王者孰謂謂素王也孔子將作春秋先修王法  
斟酌損益具有規條門弟子與聞緒論私相纂輯而成此篇錫瑞  
案俞說近是鄭駁異義曰王制是孔子之後大賢所記先王之文  
則已知王制之出於孔門又以王制為多殷制引春秋變周之文  
從殷之質則已知王制之通於春秋特未明言為素王之制耳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士

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二五象五行剛柔十日祿所箋正義曰南面  
五行之剛曰北面之臣五者法五行之柔曰卿箋之君五者法  
諸侯臣者王朝之臣是事王今王制統天下故不自在其數謂

王制箋

一

制統天下之君及天下之臣取君臣自相對不取王臣也故此作  
記者雖記虞氏皇而祭之文大都總記三王制度故言王者之制  
不言帝皇制也祿者穀也故鄭注司祿云祿之言穀年穀豐乃後  
制祿援神契云祿者錄也白虎通云祿者錄也上以收錄接下下  
以名錄謹以事上也也爵者盡也熊氏云醮盡其才而用之故白  
虎通云爵者盡也所以盡人才是也按下文云位定然後祿之又  
大司徒云十者一曰以賢制爵頒布在下最得國祿之重事須裁節  
此祿在爵前者祿是田財之物頒布在下最得國祿之重事須裁節  
得所王者制度重之故在於先故此經下文先云天子之田乃云  
諸侯之田次云制農田又云下土視上農夫祿又云君十卿祿並  
先言祿下始云次國上卿當大國中卿是後云爵也公者按元命  
包云公之為言平也子平正直侯者候也侯王順逆伯者伯之為  
言白也明白於德也子者奉恩宣德侯者伯子男獨此五等者謂  
虞夏及周制殷而三等公侯伯子男此公侯伯子男獨此五等者謂  
稱諸侯者舉中而言又爾雅侯為君故以侯言之伯亦居中不言  
諸伯者嫌是東西二伯及九州之伯故也上大夫卿者見下文云  
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是下大夫之上則有卿故知上大夫  
即卿也此上大夫卿外惟有下大夫所以下文除卿之外更有上  
大夫下大夫者謂就下大夫之中更分為上下文除卿之外更有上  
卿之為嚮也為人所歸嚮者達元命包云周爵五等法五精  
氏熊氏皆為任職法五行分之則法五剛甲丙戊庚壬其諸侯之  
注云五精是其總法五行分之則法五剛甲丙戊庚壬其諸侯之  
臣法五柔乙丁巳辛癸是也錫瑞案此經所謂王者謂為後世王  
者立法非謂三代之王者也孔子立春秋素王之制以待後世有

王者起必來取法非徒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實亦斟酌四代虞夏商周與答顏淵問爲邦兼取夏時殷輅周冕韶舞相類王制卽素王之制其中損益周制或取或否鄭君見其與周禮不合別之爲夏殷禮孔子斟酌四代未嘗不采夏殷然既已經孔子損益定爲一王之法則是素王新制非夏殷舊制矣鄭君未睹於此故雖極力彌縫猶多參差不合孔疏專申鄭義亦苦同異紛紜後儒多信盧植之言以爲漢博士所定一代之制不知王制體大物博用其書可以治天下非漢博士所能作也鄭君以爲在孟子後蓋以其與孟子多合似出孟子之徒攷王制一書與孟子大同小異當是作此書者與孟子各記所聞未見其必出於孟子後也孟子曰天子一位大夫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一位男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王朝連天子言之以子男合爲一故凡五等侯國連君言之故凡六等此經王朝不連天子以子男分爲二故凡五等侯國不連君故亦五等孟子之連天子與君言者所以明天位與共之義當與臣下同分勞此經之不連天子與君言者所以見人君獨立之尊初非臣下所敢並此其立意與孟子稍不同者足見此書非盡出孟子矣白虎通爵篇曰爵有五等以法五行也或三者法三光也或法三光通爵篇曰爵有五等以法五行也或三者法三光也或法三曰殿爵三等周爵五等各有宜也王制曰王者之制祿爵凡五等謂公侯伯子男也此據周制也按繁露三代改制篇周爵五等春秋三等與元命包說同王制與春秋通當從殷爵三等而從周爵五等者疑殷爵三等亦有公侯伯子男之分故鄭君合伯子男爲一皆從伯而何君皆從子蓋分爲五合爲三故此經仍分五等也

王制箋

二

白虎通引王制曰上大夫卿又曰諸侯所以無公爵者下天子也故王制曰上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此謂諸侯臣也大夫但有上下士有上中下何明卑者多也疏云

士職卑德薄義取漸進故細分爲三與白虎通合

天子之田方千里象日月之大亦取暑同也此公侯田方百里伯

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

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

天子之元士視附庸皆象星辰之大小也不合謂不朝會也小城名通也視猶比也元善也善土謂命士也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有鬼侯梅伯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役爲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以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爲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唯天子畿內不增以箋孟子曰天子之地方千里又曰天子之祿羣臣不主爲治民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孟子言地而此言田者禮運曰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田地通稱王制所云田卽孟子所云地故篇末云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其數實合

三分去之地而并言之故王制所云田亦卽是地非必其地皆實田也白虎通封公侯篇曰明什倍諸侯法日月之徑千里王制曰天子之田方千里又曰天子所治方千里此平土三千并數邑居山川至五千里五里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故并數之爲意謂山陵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故并數之爲鄭注不合謂不朝會未能以其名通也通達同義是不合卽不達鄭引春秋未能以其名通以解王制是王制與春秋相通之證也鄭又引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是鄭已知王制與春秋相通特未知卽春秋素王之制大九州之禮以解之意在調停終嫌傳會謂周公攝政攻平夏安得加封若此且武王封之周公大之其勢必有所并有所并必有所徙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國爲之徙者二十餘封數大國天下盡擾此必不然之事鄭必爲此說者蓋據齊魯加封而言齊詩譜曰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呂望於齊地方百里都營邱周公致太平敷受九畿復夏禹之舊制成王用周公之法制廣成玉封其而齊受上公之禮曰成王乃大啟土宇命地方七百里魯之封疆元子伯禽於魯疏曰成王乃大啟土宇命地方七百里魯之封疆於是始定故據後定言之據此則齊魯二國實有加封之事孟子以爲儉於百里卽其始封而言其後加封不止百里史記以爲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太公於齊兼五侯地當得其實齊王舅也魯衛王母弟也以視以賢合受殊禮周公大封諸國實亦有故周都偏西難以控制東方武王崩而東諸侯叛公懲毖後患

王制箋

三

加封數國以藩王室其時適當黜殷殘奄將蒲姑之後乃以殷墟封衛以奄益魯以蒲姑益齊因滅國而增封非能盡天下諸侯皆增之也周禮以爲公侯之封有四五百里周初亦非全無其事惟辭不別白以爲通制則與孟子不合亦與事實全乖鄭引周禮以禮一書何休以爲六國人作蓋亦當時有志之士采摭周法參以己見定爲一代之制竊比素王改制之意而封國大小全然不同蓋以周初本有四五百里之封遂欲定爲通制後人不知二書皆出周末於周禮則推而上之以爲周公所爲於王制則抑而下之以爲漢儒所作或據王制孟子駁周禮或據周禮駁王制孟子徒滋聚訟未有折衷以鄭君之明而於日月星辰曰通強欲調停多乖事實正義解注亦屬強辭解日月之大亦取曰同也命包云曰圓望之廣尺以應千里故云象日月之大亦取曰同也命包云曰耀云地與星辰四遊升降於三萬里之中夏至之景尺有五寸是半三萬里得萬五千里故鄭注司徒云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是千里同一寸也又按元命包云王者封國上應列宿之位注云唐角亢爲鄭房心也又解注云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辭無所貶何休云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何休云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辭無所貶何休云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伯今鄭是伯爵忽若稱子與成君無異則不見在喪之降貶故在喪降而稱名非爲貶責稱名故云辭無所貶何休之意合伯子男爲一皆從稱子也鄭康成此注之意合伯子男以爲一皆稱伯也

與何休不同故鄭云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天子三公以下正義不詳孟子云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亦與此稍不同周柄中日當以孟子爲正蓋古者三公不必備祿則受地當自卿始此孟子止食卿之祿公孤之爵不爲位故無侯而祿必視乎外故以六命之卿視九命之公侯四命之大夫視七命之伯三命之元士視五命之子男皆卑其命而崇其祿者元士之命不下於附庸而受地視附庸則非卑其命而崇其祿之義與卿大夫不一例矣此又孟子是而王制非者也吳氏禮記纂言得謂孟子當諸侯去籍之時但以意言其大略不若王制所記爲周室舊制不必盡同故此孟子所言遞降一等孟子言天子之卿受地視侯而無公王制言天子之公受地視侯而元士視附庸在五等之外但詳文義或以孟子缺公封爲誤或以王制不應別出三公不知官制小有損益記者別有傳聞此當各就其書解之不必是此非彼公侯通爵篇云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百里兩衛白虎通爵篇云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之後侯者百里之正爵上又有次下又有第中央故無二五也殷爵三等謂公侯伯也所以合子男從伯者何王者受命改文從質無虛退人之義故

王制箋

四

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也農夫皆受用於公田肥瘠有五等收入不同也庶人在官謂府史之屬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分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或爲糞

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

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此班祿尊卑之差箋此

孟子所說略同百畝之分孟子作糞注云分或爲糞則此書亦有同孟子作糞者而注疏皆不解糞字則自當以分字爲正孟子故以此書作分爲優祿以代耕非但下士百畝之糞文義鶴突不明故官皆有代耕之義孟子所謂治人者食於人也明乎此義則君祿亦有限制不得以一國爲己私吏胥之祿亦無贏餘但可與農人同餬口君不以一國爲己私則不濫用國帑吏胥與農人同餬口則不欺壓平民此古義之最善者王義解注農夫皆受田於公者以經云制農田是王者制度授農以田是農夫受田於公也云肥瘠有五等收入不同也者按周禮地有九等故司徒於地也七肥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注云有夫有婦然後爲家自二人以至於十人爲九等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以上地所養者眾也男女五人以下則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正以七人六人五人爲率者舉中而言如鄭此言上地家七人者爲中地之上家六人者謂中地之中家五人者謂卑地之下以此推之大地之上家四人下地之中家三人下地之下家二人則上地之上家十人上地



之中家九人上地之下家八人是九等從十人而以至於二人  
此經地惟五等自九人而下至五人不同者大司徒所云農夫授  
田實有九等此據準庶人在官之祿最下者猶五人故從上農夫  
至五人而已司徒上地家七人此云上農夫食九人者謂上中之  
地亦爲上地卽上農夫不言上上者欲取九人當下土祿亦與司  
徒不異也云庶人在官謂府史之屬者則周禮大宰云祿亦與司  
十有二人云之屬謂工人賈人及胥徒也云官長所除不命於天  
子國君者官長謂冢宰爲天官之長司徒爲地官之長自所命或  
若大府爲府藏官之長大司樂爲樂官之長是也言所除者謂所  
命之官除去其舊名籍周禮注云凡府史以下官長所自辟除以  
其非九命之內故知不命於天子國君也經云下土視上農夫祿  
有官田謂庶人在官之大夫以下位卑祿少故大小國不殊卿  
與君祿重位尊故祿隨國之大小爲節按周禮天子卿大夫士與  
諸侯之臣執費同則祿亦同也此自下士至小國之卿倍大夫祿  
皆據無采地者言之故鄭荅臨頌云王畿方千里者凡九萬夫之  
地三分去一定受田者三百萬夫出都家之田以其餘地之稅祿  
無田者下士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三十六人下大夫七十  
二人中大夫百八十八人

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

其下大夫此諸侯使卿大夫規聘並會之序也其有中士下士者

王制箋

五

數各居其上之三分謂其爲介若特行而並會也居猶當也此據

國之士爲下士之數國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以

位相當則次國之上士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小國之上士當大

國之下凡秋傳數亦無出箋次國小國云左氏成三年傳全同

會之事春秋傳謂士爲微王制所言制度多同公穀此獨同左

氏傳蓋今古文說不異者正義曰經文既稱大夫小國大小並在

則是非特來故知使卿大夫規聘並會也言其位爵同小國在下

者爵同謂同作卿也據經文小國卑於大國故知小國之卿在大

國之下云爵異固在上者耳謂大國是大夫小國是卿則經云小

國之卿位當大國之上大夫是謂小國之卿爵異於大國之大夫其  
爵既異固當在大夫之上必知爵異小國在上者以其卿執羔大  
夫執雁又卿絺冕大夫元冕故知小國之卿不得在大國大夫之  
下也又曰中士者謂次國之士亦分爲三分今大國之士既在朝會若  
分爲三分次國小國之士亦分爲三分今大國之士既在朝會若  
其有中國之士小國之士者其行位之數各居其上國之三分之  
二謂次國以大國爲上而次國上九當大國中九次國中九當大  
次國中九是當其大國之三分之二小國以次國爲上小國上九當  
上之三分又解注云此據大國而言者以經必三分之中士下士各居  
大國之士爲上次國之士爲中中國小國來當之故知據大國而言云  
中國之士下士爲下國之士爲中中國之士爲下者解經之中士爲  
則上士爲大國之士也就上士中士下士之內各分爲上九中九

下九言大國之士爲上不解經之上字者自謂次國以大國爲上  
小國以次國爲上耳錫瑞按注疏以出會一經甚詳除師曾謂此  
當在上士二十七人之下錯簡在此  
乃宋明人移易經文之習未可信從

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里之國六  
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

以爲附庸閒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

建立也立次國三十六卿也立

障管亦賦稅之而已此大界方三千里不以封者其民同財不得

其一爲縣內餘入各立一州此殷制也周公制禮九州分界方三

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有九也其一爲畿內餘四十八

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設法一州封地方五百里者不過四謂之

次國又封方四百里者不過六又封方三百里者不過十一謂之

上四等之數并四十九一州二百一十國則餘方百里者謂之小國盈

四也凡處地方千里者五方百里者五

箋謂夷狄之內也地方三

千里其餘方百里者四十九附庸地也

文具之以外入州州別方千里者有一州建百里之國三十是公

國也七十里之國六十是侯國也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是伯國

也是一州凡二百一十國必二百一十國者按元命包云陽成於

六

三列於七三七二十一故二百一十國也其餘以爲附庸閒田謂

置二百一十國外之餘地爲附庸閒田也若封人附於大國謂之

附庸若未封人謂之閒田每州二百一十國所餘之地者則下文

云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是也又解注曰建是樹立之義故

建爲立也云立大國亦百里是準擬畿內三公之地故云十三公

亦百里今畿外大國亦百里是準擬畿內三公也云立次國六十

里故知準擬六卿六十也云立小國百二十里今畿外次國亦七十

里則天子畿內大夫國方五十里今畿外小國亦五十里是準擬

大夫當十於十二小卿也云名山澤不以封者與民同財者若

封與諸侯令諸侯爲主不得取其財物云不得障管亦賦稅之而

山虞職云令諸侯爲主不得取其財物云不得障管亦賦稅之而

已者既不得封諸侯其諸侯不得障管亦賦稅之而

隨其所取賦稅而已故澤虞云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

於王府是也云此殷制也者以夏時萬國則地餘三千里周又中

國方七千里今大界三千非夏非周故云殷制也其實夏時天子

亦居殷同方也錫瑞按鄭君分別夏殷周又言周公斥大九州雖

極彌縫終多支紕其說本無明據後儒多加駁難總錄不知王制

是素王之制非夏殷亦非周孔疏解注設法謂假設爲法非實封

也是鄭孔亦知是假非實特未知設法即素王之法必引周禮事

事傳會以致多增葛藤朱子曰封國之制只是漢儒立下一箇算

法說雖通達亦未知其制出素王茲於孔疏解注周公制禮以下

皆略之但存鄭注俟攷白虎通封公侯篇曰諸侯封不過百里象  
雷震百里所潤雲雨同也雷者陰中之陽也諸侯象馬諸侯比王  
者為陰南面賞罰為陽象雷也七十里五十里差功德也引王制  
曰凡四海之內云云又云名山大澤不以封者與百姓共之不使  
一國獨專山木之饒水泉之利千里相通所以均有無贍其不足  
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

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

澤不以盼其餘以祿士以為閒田縣內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

民所止周亦曰畿內大國九者三公之田三為一者卿之田六亦為一

六也其餘三待封王者之子弟次國二十一為一者大夫之田六亦為一

致仕副之為十二又三為三孤之田其餘六亦待封王之子弟小

國六十三大夫之田二十七亦為有致仕者副之為五十四其餘

九亦以待封王之子弟三孤之田不副者以其無職箋正義曰名

佐公論道耳雖有致仕猶可即而謀焉盼讀為班箋正義曰名

以盼者畿外列土諸侯有封建之義故云不以封畿內之臣既不

也雖不障民取其財物亦入之王府即周禮山虞澤虞所掌是也

其餘以祿士以為閒田者謂九十三國之餘即下文其餘方百里

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是也以九十三國以封公侯大夫故

特云以祿士其實公卿之子父死之後既不以世爵得食父祿故下

文云大夫不世爵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是九十三國

之外既云視元士則以祿士包之也其不封公卿大夫及祿士之

外並為閒田則周禮云公邑也不云附庸者以縣內無附庸也云

為有致仕者副之者以三公在朝既有正田今身致仕不可仍食

三公采邑身又見存不可全無其地故公卿大夫皆有正職之田

又有致仕副邑云其餘三待封王之子弟者禮運云天子有田以

處其子弟也但王之子弟有同母異母有親疏之異親寵者封之與

三公同平常者與六卿同疏遠者與大夫同故以為夏時未知此為素

瑞按鄭以經稱縣內與殷周稱畿不同故以為夏時未知此為素

王之制王制止有九卿無六卿亦無三孤鄭據周禮與此經不合

當改注云卿之田九亦為有致仕者副之為十八其餘三亦待封

王國甚多千餘里亦非千卿祿此經與孟子同天子無明文據此縣內

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

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

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

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

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

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

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

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

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

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

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

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

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

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

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

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

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

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

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

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

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

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

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

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

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

王制箋

七

之五二十五方千里者二十五其一為畿內餘二十箋正義

四有方千里者三其餘諸侯之地大小則未得而聞箋曰此

經總明殷之畿內畿外故云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

士諸侯一附庸不在數中故云不與商王大計地方八千里畿外

者六十四方千里者九十是天子之元士又下云其餘方百里

者十方十里者六十是諸侯附庸不在千七百七十三之數錫瑞

案鄭注雖能自圓其說未有實徵疏引趙商問云以王制論之畿

內之郊郭卿大夫之采地數不在中今就四百似頗不合鄭答之

云三代異物王制之法唐虞或不盡然堯舜之德守在四疆鄉遂

有無無以言也公卿大夫有田祿者其四百國非采地為何王城

之大郊闕之處幾何而子責急也此鄭亦隨問而答非事實也必

知非實者以地形不可方平如圖又有山澤不封之地何有同積

某無空缺之處故知略計地為四百國耳此則鄭君之說越商已

疑豁然矣茲但存鄭注俟攷孔疏解注皆略之不具

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為御官謂此地之田稅所給也

謂衣箋正義曰經云百里之內者謂去王城百里四面相距則二

城四面五百里經云千里之內以為御者謂四面相距為千里去王

率出泉恐此是口率相互云此地之田稅所給也者依周禮有口

王制箋

書財用也者以其稱官是官所須故為文書財用御是進御所須

故為衣食但官是卑褻故用近物御為尊重故用遠物此為殷法

也但未知有口率出泉以否錫瑞案口率出泉是漢法貢禹以為

古所無有而周禮先有之故漢人以為末世瀆亂不驗之書王制

為孔子所定必無此等弊法

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

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屬連卒州猶聚也

長皆因賢侯為之殷之州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

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

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入分天下以為左右

曰二伯老謂上公周禮曰九命作伯春秋傳曰自箋白虎通曰州

伯長也選擇賢良使長一州故謂之伯也引王制曰千里之外設

方伯云八伯各以其屬云云又引春秋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公

王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不分南北何東方被聖人化日少西方

被聖人化日久故分東西使聖人主其難賢人主其易乃俱致太

平也又欲令同有陰陽寒暑之節其法度也公羊桓二年傳解詁

曰古者諸侯五國為屬屬有長二屬為連連有帥三連為卒卒有

正七卒為州州有伯疏以為王制及春秋說文據此足徵王制與

春秋相逼皆素王所立之制也五經通義曰王者已有州伯所以復有二伯何欲使黜陟也三歲一闕天道小備故二相黜陟也何以爲之也三公平日以三公在外稱伯東西分天下爲其盛故抑何欲抑之也二伯臣之最尊者也在外與春秋傳合以爲黜陟與白虎通引甘棠召伯詩合皆今文說正義曰屬是繫屬連是連接卒是卒伍州是聚居故云連屬卒州猶聚也伯卒正俱是長但異其名云凡長皆因賢侯爲之者既長諸侯非賢不可故知賢侯爲之言禮以其州內賢侯非州外別則州伯皆得爲之故詩旌邛責衛伯也衛是侯爵而爲州伯張逸疑而問鄭鄭答云侯德適邛之謂衛侯之德適可任州伯也然則伯之賢者亦可進爲牧故周禮宗伯八命作牧注云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是伯得爲牧也鄭必知州牧之下更有二伯者以左傳云五侯九伯服杜皆爲五等諸侯九州之伯鄭志云若征五等諸侯九州之伯何爽輔之有大公伯畿內有一伯故爲九伯也按鄭志注尚書爲八伯張逸問云九州爲八伯者何鄭答云畿內之州不置伯有鄉遂之吏主之伯即牧也故周禮太宰云施典於邦國建其牧立其監是畿外邦國有牧畿內不置也畿內既不置牧則應無牧下之伯而云五侯九伯畿內有一伯者但比擬畿外應有而言之其實無也州長既用賢侯爲之則率正連帥屬長節級用伯子男賢者而爲之錫瑞案孔疏推闡極詳然亦未免辭費白虎通曰唐虞謂之牧引尚書咨十有二牧不云周亦謂牧是周禮建牧作牧之說皆今文

王制箋

九

家所不用也曲禮以侯爲牧不知何代之制鄭信周禮故注云虞夏及周皆曰牧疏引鄭志證明其旨依鄭義則周當八州八牧十內無伯同而云比擬畿外應有而言則是強辭何如以經解經不必牽引之易明也茲具列孔疏而辨之後儒謂封建當以郡縣郡縣當緯以封建屬連率州分屬二伯即封建緯以郡縣之義

千里之內曰甸

服治田

千里之外曰采

九州之內地取其

曰流

州之外也夷狄流移或貢或不貢正義曰按禹貢五百里曰甸貢荒服之外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方納錙及秸粟米之等是甸爲治田也經云千里之外曰采謂規而面別去外城于五百里今五里之外以爲畿內千里之外惟千里

耳采取美物故言曰采周則王畿之外面別三千里采取美物則大行人侯服其貢祀物甸服其貢嬪物男服其貢器物采服其貢

服物衛服其貢材物要服其貢貨物是也流謂九州之外或貢或不流移不定殷則面別千五百里之外二千五百里之內謂之爲

流周三千五百里之外五千里之內爲流也孫希旦曰禹貢據一

面言之故曰五百里此據兩面言之故曰千里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此夏制也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官百舉成數也

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

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命於天子者天子選

矣小國亦三公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

此文似誤脫耳或者欲見畿內之國二卿與

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馬三曰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

士凡百二十在天為星辰在地為山川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三

公每一公三卿佐之每一卿三大夫佐之每一大夫三元士佐之

繁露官制象天篇曰王者制官又曰天子自參以三公三公自參以

士凡百二十人而列臣備矣又曰天子自參以三公三公自參以

九卿九卿自參以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又臣術篇曰湯

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又臣術篇曰三公

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

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白虎通封公侯篇曰王者所以立三公九

卿何曰天雖至神必須因日月之光地雖至靈必有山川之化聖人

雖有萬人之德必須俊賢三公九卿也天道莫不成於三天有一

順天成其道一公置三卿故九卿也天道莫不成於三天有一

日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人有三等君父師故一公三卿佐之一

卿三大夫佐之一大夫三元士佐之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

一元士凡百二十官下應十二子又論諸侯卿大夫曰諸侯有三

卿者分三事也五大夫下天子引王制大國三卿云又引禮王

度記曰子男三卿一卿命於天子公羊桓八年傳解詁曰天子置

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一卿命於天子元士凡百二十官下應十二子疏

引元命苞曰立三台以為三公北斗九星為九卿二十七大夫內

宿部衛之列八十一紀以為元士凡百二十官焉下應十二子又

禮記昏義曰天子立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皆與此

同是漢今文五經家皆如此說惟古周禮則異異義曰古周禮道

謂之王三公又立三少以為之副曰少師少傅少保是謂三孤冢宰

司徒宗伯司馬司空三公官名也五帝三王不同物者周之制也則許氏

命於天子者天子選

用之如今詔書除吏

異義今尚書夏

侯歐陽說天子

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馬三曰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

士凡百二十在天為星辰在地為山川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三

公每一公三卿佐之每一卿三大夫佐之每一大夫三元士佐之

繁露官制象天篇曰王者制官又曰天子自參以三公三公自參以

士凡百二十人而列臣備矣又曰天子自參以三公三公自參以

九卿九卿自參以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又臣術篇曰湯

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又臣術篇曰三公

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

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白虎通封公侯篇曰王者所以立三公九

卿何曰天雖至神必須因日月之光地雖至靈必有山川之化聖人

雖有萬人之德必須俊賢三公九卿也天道莫不成於三天有一

順天成其道一公置三卿故九卿也天道莫不成於三天有一

日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人有三等君父師故一公三卿佐之一

卿三大夫佐之一大夫三元士佐之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

一元士凡百二十官下應十二子又論諸侯卿大夫曰諸侯有三

卿者分三事也五大夫下天子引王制大國三卿云又引禮王

度記曰子男三卿一卿命於天子公羊桓八年傳解詁曰天子置

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一卿命於天子元士凡百二十官下應十二子疏

引元命苞曰立三台以為三公北斗九星為九卿二十七大夫內

宿部衛之列八十一紀以為元士凡百二十官焉下應十二子又

禮記昏義曰天子立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皆與此

同是漢今文五經家皆如此說惟古周禮則異異義曰古周禮道

謂之王三公又立三少以為之副曰少師少傅少保是謂三孤冢宰

司徒宗伯司馬司空三公官名也五帝三王不同物者周之制也則許氏

王制箋

十

小卿二一是小宰一是小司徒司徒空之下推置一小卿小司徒司徒馬也故公羊襄  
十一年一作三軍司徒司徒司徒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下卿馬事省上下何休  
云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下卿馬事省上下何休  
各一若有軍事上士相上卿下士相下卿足以爲治今襄公乃益  
司馬故云作三軍踰王制故譏之下卿即大夫也故此云下大夫  
五上士二十七人者云上士者對府史之屬也周禮五等國悉三  
卿五大夫二十七士皆與此同但公國長有四命孤一人故典命  
云公之孤四命以皮帛臨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  
一命而鄭注再引周法以成彼義當恐周之人數與王制同也且  
曾子問是明當時周法而云國家五官則五大夫若五則知  
餘亦不異也且冢宰云施典於邦國設其參傳其伍鄭云參謂卿  
三人伍謂大夫五人次國者夏則伯殷則侯也周則侯伯也而卿  
大夫士之命及人之數與大國同但一卿其君自命爲異也而卿  
者殷謂伯夏周同人之數與大國同但一卿其君自命爲異也而卿  
卿命於天子周命於其君此惟言二卿則似誤也鄭何以得知  
應三卿按前云小國又有上中下三卿位當大國之下大夫若無  
此列國之卿始有列位於王爲王之臣也若云命卿始得列位於  
王則子男之卿再命不應得一卿命於王而鄭今云一卿命於王  
者謂子男之卿亦得三命而彼注三命下云列國卿三命者此自  
據侯伯爲言以會彼之今記者或欲因子男此文以見畿內之法  
二卿並是其君自命之今記者或欲因子男此文以見畿內之法

王制箋

上

故捨去子男一卿命於王者而不言也錫瑞案疏解經注極詳特  
未知此爲素王之制損益三代而不盡與夏殷同與周有合有不  
合據周禮之合者證明此書可也據周禮之不合者駁難此書非  
也孔廣森曰王度記曰子男三卿一卿命於天子鄭以王制爲誤  
然二者合一義各有當周禮六命賜官官謂鄭之命於天子者若  
晉荀偃自稱官臣是也子男五命未合賜官蓋有加等乃得立三  
卿而一卿命  
於天子耳

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使佐方伯箋正義

氏云此謂殷之方伯皆有三人以輔之佐其伯謂諸侯所領之諸侯  
也周則於牧下置二伯亦或因殷使大夫爲三監故燕禮云設諸  
公之坐鄭云公孤也大國公孤一人而云諸公者容牧有三監然  
則天子於州牧之國則置三大夫以輔之其尊卑之差則下文其  
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視諸侯之卿者謂公之孤  
也故燕禮謂之諸公與公孤同也尚書使管叔蔡叔爲三監者爲  
武庚也與此別也錫瑞案此亦春秋素王之制說春秋者以單伯  
爲晉大夫之命於天子者正天子使大夫爲三監之明證與管蔡  
監殷不同孔疏已明言之彼爲諸侯此爲大夫判然不合孫希旦  
乃謂經傳皆無其事漢人聞周初有三監監殷之事故欲放而說  
之皆由不知王制出於孔門也秦設守尉監漢  
以刺史監察郡國皆卽三監監方伯之國之義

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選賢置之於位其國外諸侯嗣也封之使

之世也冠禮記曰繼筮白虎通封公侯篇曰諸侯入爲公卿大夫  
世以立諸侯象賢也筮得食兩家采不曰有能然後居其位德加  
於人然後食其祿所以尊賢重有德也今以盛德人輔佐得兩食  
之引王制云云陳立疏證曰今文春秋說也春秋大夫更受采地文  
公何休公羊傳注云舉采者禮諸侯入爲天子大夫四年葬劉文  
京師天子使大夫爲治其國有功而卒者當益封其子孫劉卷以  
功益封故不以故國而以采地書葬起其事因恩以廣義也凌曙  
公羊禮說云圻外諸侯受采之制有二有受而傳之子孫者公羊  
注所云是也召公封燕仍爲王朝太保食采於周其次子世受之  
春秋時周大夫有召伯是其例也一則入爲大夫時食其采身沒  
之後仍歸采地於有召伯是王制所云內諸侯祿也又云大夫爵  
注謂縣內及列國諸侯爲天子大夫者受采者但其祿位而已  
不得據有其地故衛武公齊丁公並入爲卿士不聞有子孫世守  
采地於京師也錫瑞案此分別甚明二義當互相見皆春秋素王  
之法也正義曰言諸侯祿者得采國爲祿而不繼者故云祿也故  
下云大夫不世爵是也此謂畿內公卿大夫之子父死之後得食  
父之故國采邑之地不謂繼父爲公卿大夫也畿外諸侯世爵而  
賢傳嗣其國也故下云諸侯世爵大夫大夫也畿內諸侯不世爵而  
畿外得世者以畿內諸侯則公卿大夫輔佐於王非賢不可故不  
世也畿外諸侯嘗有大功報其勞效又在於外少事故得世也異義  
按公羊穀梁說云卿大夫世則權并一姓妨塞賢路經譏尹氏崔  
氏是也古春秋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世位父爲大夫死子得  
食其故采地如有賢尚書云世選爾勞論語云興滅國繼絕世詩  
食舊德謂食父故祿尚書云世選爾勞論語云興滅國繼絕世詩

王制筮

士

云凡周之世不顯亦世孟子云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知周世  
祿也從左氏義鄭氏無駁與許氏同案三傳義不相背公穀譏世  
卿正謂不世爵非謂不世祿與此經義亦相合也

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

國之君不過五命卷俗讀也其通則曰袞三公八命矣復加一命

也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周禮正義曰制謂王者制度

曰諸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筮言王者制度三公八命

身著鷩冕若加一命則爲上公與王者之後齊制不合有其服若

一命益者有則賜也非謂九命卷龍之外雜記謂之袞衣也此

則禮緯九賜之衣服也與宗伯再命受服不同此篇之作皆是王

者之制而於此特言制者以三公位尊又加一命其事極重記者

以其重故特云制也不過九命不過七命不過五命者此謂夏殷

之制也亦與周同又解注曰按皋陶謨云五服五章哉鄭注云五  
服十二也伯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如鄭之意九者謂公侯之服自  
而下七也伯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如鄭之意九者謂公侯之服自  
夫之服也粉米而下以上所云虞舜之制而夏殷注云未聞至周  
則日月星辰畫於旌旗又登龍於山登火於宗葬故注司服云王  
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旌旗昭其明也  
而冕服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  
宗彝皆畫以爲績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



希以爲縹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之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之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之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元者衣無文章制微而已錫瑞案孔疏云三公八命身著鷩冕也與又云三公司服無文按射人三公執璧與子男所身著毳冕也與前說相戾而與司服賈疏相同蓋正義非一人所作當以前說爲正疏解鄭注極詳而虞書五服五章當從伏傳不當從鄭隋書禮儀志引大傳曰山龍純青華蟲純黃作會宗彝純黑藻純白火純赤陳祥道禮書引大傳曰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續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天子服五端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益誤當以兩說不同作會鄭字作續是鄭義非伏義陳氏引大傳益誤當以兩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皋陶篇乘輿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皆備五采據此則以爲天子有十二章三伏傳不合與尚書五服五章其說始於歐陽夏侯君所創而其說與伏傳不合與尚書五服五章其說始於歐陽夏侯必爲此說者當時古學盛行孝明皇帝詔以周官列尚書之前則詔旨必以周官爲據故歐陽夏侯三家背師說而從之鄭君注尚書周官兼采三家之義以有日月星辰十二章爲虞制從歐陽說無日月星辰九章爲周制從夏侯說又解華蟲爲雉宗彝爲虎雖以牽合周官之驚冕毳冕說雖善於傳會然皆周制不可以解虞書若此經所云亦無出於索王又未必盡同於虞書孔疏既知爲王者之制矣必強別爲夏殷亦可不必鄭已明云夏殷未聞何須更加

臆斷

王制箋

三

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

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

直云大國之卿及小國之卿不云次國故云不著次國之卿云以

大國之下互明之者以次國之卿不過三命則知次國之卿不過

再命大國下卿再命則知次國下卿一命故云互明之云此卿命

則異者以大國上卿三命下卿再命次國上卿再命下卿一命小

國上下卿並皆一命故云卿命則異云大夫皆同者謂大國次國

連文知非直據小國下大夫一命者以經云大夫下卿再命以次

差之明大夫一命自然次國大夫亦一命故云大夫皆同此夏殷

制也按周禮云公國之孤四命與餘卿不同則知此大國之卿不

過三命亦謂孤也大國下卿再命者謂除孤以外之卿就再命也

中分爲中卿下卿也故前文云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是也

中下二等故前文云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是也小國之卿雖

同一命亦分爲三等故前文云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

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其大國次國小國大夫雖同一命當

皆分爲上下二等文已具於上今總云下大夫者對卿言之云周

禮公侯伯之卿三命以下者皆周禮典命文以經云大國之卿不

過三命故引公侯伯之卿三命以對之周禮公之孤四命不與三

命

命相當故不引之也案據此則鄭孔亦知周禮不可以解王制特據爲夏殷尙未晰其源流耳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謂考其德行道藝論辨然後使之辨謂考問得其定也易曰問以辨之

任事然後爵之其秩次正位定然後祿之與之以常食箋問得其定也者謂官其人必先論量德行道藝今論量考問事已分辨得其定實故云辨謂考問得其定也爵謂正其秩次言雖考問知其實有德行道藝未明其幹能故試任以事又幹了

然後正其秩次除授位定然後與之以祿

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眾棄之必其之者所以審慎之也書曰克明德慎罰

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

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屏猶放去也已施刑則放之棄之無矜籛也虞書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是也周則墨者使積箋曰此守門劓者使守闕宮者使守內別者使守囹圄者使守積箋曰此

云爵人於朝謂殷法也周則天子特假祖廟而拜授之故洛誥云

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時冊命周公故特祭文武若諸

侯爵人因嘗祭之日故祭統云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

南鄉所命北面是也刑人於市與眾棄之者亦謂殷法謂貴賤皆

刑於市周則有爵者刑於甸師氏也是故公家不畜刑人也既與

眾棄之以是之故天子諸侯之家不畜刑人也大夫不得育養士

遇刑人於塗弗與言也謂逢遇於塗不與之言屏之四方唯其所

之者屏猶放去也謂已施刑暴故放逐棄去使嚮四方量其罪之

輕重令所之適處而居之既是罪人被放不干及以政教之事謂

不以王政賦役驅使非但不使意在亦不欲使生殷周未確白虎

通爵篇曰爵人於朝者示不私人以官與眾共之義也對諸侯於

廟者示不自專也明法度皆祖之制也舉事必告焉引王制云云

是爵人當於朝封諸侯當於廟義各有當非一爲殷法一爲周法

也說苑叢說篇曰爵人於朝論入於市古之通法也御覽引司馬

法云夏賞於朝貴善也殷戮於市威不善也周賞於朝戮於市勸

君子威殘之人也皆以爲通法以爲周制義勝路白虎通五刑篇

古者刑殘之人公家不出大夫不養士與遇路不與語放諸堯堯

不毛之地與禽獸爲伍公羊襄二十九年閻弒吳子餘祭傳曰閻

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何氏解詁曰不言其君者公家不畜

刑人庶不友放之遠地欲去聽所之故不繫國不繫國故不言其君

解詁正引王制之文疑此亦是素王所曲禮曰刑人不在刑側注

當以周制疑之亦不必以殷制解之古者君子不近刑人刑人非

云爲怨恨爲害也鹽鐵論周秦篇曰古者君子不近刑人刑人非

人也身放殛而辱後世故無賢不肖莫不恥也引王制云云漢五

經今文說皆如是蓋素王改制因吳子近刑人致禍乃有不畜刑

人之戒以視周官多設內官啟後世奄人之患者所慮爲深遠矣

示弗故生當作亦弗

欲生見經義述聞

王制箋

吉

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比年每歲

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自行，然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也。虞

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服。六巡省之。五年一

朝。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以海內為家，時一巡省之。五年一

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

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

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

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

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

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

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

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

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

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

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

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

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

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

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

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

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

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

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

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

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

故即位至小聘孝經說文五年一朝虞傳文據此則孝經說虞傳  
皆與王制公羊合聘義亦云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  
厲以禮皆今文家說何氏不引周官左傳以解公羊具見家法之  
嚴許鄭雜引今古文以解經許以公羊說為虞夏制與羣后四朝  
不襄之制左氏說作為周禮亦無明文可徵鄭據周禮以疑王制斷且  
文襄之家必不用左氏傳此當各從家法解之經云大小聘與朝或  
是於左氏傳有八聘四朝又有五年再相朝當時變禮並非古禮更  
不當以不合左氏傳疑之左傳亦云三歲而聘五年而朝雖與王  
制偶同但是朝聘霸主法非朝聘天子法亦不盡合此或周時本  
有虞書今文說蓋以為通制亦不當以周官不合疑之孔疏引本  
於虞書今文說蓋以為通制亦不當以周官不合疑之孔疏引本  
虎道云所以巡守者何巡者循也守者牧也為天子巡行守土牧  
民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不得其所者故必親自行之謹  
敬重民之至也所以不歲巡守何為太煩過五年為其太疏因天  
道三歲一問天道小備五歲再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守又公  
羊隱八年傳解詁曰王者所以必巡守者天下雖自一巡守猶  
也守猶守也循行守視之辭亦不可國至人見為煩擾故至四嶽  
足政而已

王制箋

左

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而望祀山川告至也觀諸侯見

岱宗

柴祭天

觀諸侯見

也問百年者就見之

就見

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

陳詩謂采其詩而視之命

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

市與市者賈謂物貴賤厚薄也質則用物貴淫則侈物貴

民之志淫邪則其所好者不正

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

律

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

舉猶祭也宗廟有不

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

不順者謂若逆昭穆

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

從者君流

流放也

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

討誅也有功德於民

者加地進律

律法也

五月南巡守至於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

巡守至於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如西

巡守之禮歸假於祖禰用特

假至也特特牛也

夏之仲月以夏時仲月者律歷常得其中也二月八月又晝夜分

五月十一月者陰陽分故取四仲月也嶽者何嶽之為言稱也循

功德也必先於此岱山者言萬物皆相代於東方故歲二月東巡

守至於岱宗宗者尊也岱為五嶽之首故為尊也此祭天告至謂

燔柴以祭上天而告至其祭天之後乃望祀山川所祭之天則蒼

帝靈威仰觀見也謂見東方諸侯其見之禮按觀禮云諸侯觀於

王制箋

六

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鄭注云王巡守至

於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為此宮以見之是也問百年者就見之

此謂到方嶽之下見諸侯之後問百年者就見之若未至方嶽於

道路之上有百年者則王亦先見之故祭義云天子巡守諸侯待

於竟天子先見百年者下道雖不經所在就見之與此少別鄭過道

師陳詩以觀民風此謂王巡守見諸侯畢乃命其方諸侯太師是

掌樂之官各陳其國風之詩以觀其政令之善惡若政善詩辭亦

善政惡則詩辭亦惡觀其詩則知君政善惡故天保詩云民之質

矣日用飲食是其政和若其政惡則十月之交微我牆屋田卒汙

萊是也命典市之官進納物賈之書以觀民之志所有愛好所有嫌

惡若民志淫邪則愛好邪辟之物民志所以淫邪由在愛好所有嫌

正此陳詩納賈所以觀民風俗是欲知君上善惡也典禮之官於

望晦朔考之使各當其節又正定甲乙之日陰管之同陽管之律

玉帛之禮鐘鼓之樂及制度衣服各有等差當正之使正鄭以先

儒以同為齊同此律故辨之云同陰律也故太師云執同律以聽

軍聲又典同注云同陰律也不以陽律名管然故先言耳山所以

先言者以同為平聲平為發語之本今古意然故先言耳山所以

神故云不順不舉不敬也山川在其國竟故削以地宗廟是內

為大事是非急切所須故以為不從君惟流放制度衣服便是政

治之急故以為畔君須誅討此四罪先輕後重律法釋詁文法謂

法度孔注尚書云自東嶽南巡守五月至則是從東嶽而去故鄭

注尚書云每歸格於祖既言每歸似是嶽別一歸若嶽別一歸而更去便是略遠無由可至尚書既云巡守四嶽卽云五載一巡守鄭山云每歸者謂每五年巡守而歸也其南嶽西嶽北嶽者按爾雅釋山云泰山爲東嶽衡陽湖南嶽南嶽郭又云東嶽在廬江潛縣西北漢武帝以說衡山遠曠因識緯皆以霍山爲南嶽故移其神於此其土俗人皆呼爲南嶽南嶽本自兩山爲名非從近也如郭此言則南嶽衡山自有兩名一名衡山一名霍山自漢武帝以來始徙南嶽之神於廬江霍山耳華山爲西嶽鄭注云在宏農華陰縣西南恒山爲北嶽郭注云在常山山下曲陽縣西北假至也釋詁文也云祖用特牲同用一牛者謂從始祖下至於禰廟別皆一牛鄭以經云祖禰用特牲同用一牛必知每廟皆一牛者以尚書典云歸格于藝祖用特牲用特明知各用特也唐虞及夏五廟則用五特也殷周六周甲七也錫瑞案疏解經注甚明云先儒以同爲齊同是鄭君之前無解爲陰呂者漢書律厯志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同上加一乃字必以同爲齊同志又云同律審度嘉量正衡鈞權正準直繩又云凡律度量衡不用銅者名爲一物甚明新莽量銘云致正建丑長壽降崇同律度量衡不用銅者爲記丁鴻七云云協時月正日同斗斛權衡使人不爭白虎通巡守衡律而一制是皆先儒以同爲齊同之證鄭君過信周禮苟異先儒周禮有同律之文亦未明言此同律卽尚書王制之同律也白虎通引尚書曰遂觀東后云云又引尚書大傳曰見諸侯問百

王制箋

七

年太師陳詩以觀民俗命市納賈以觀民好惡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黜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改制度衣服爲咩咩者君討有功者賞之與王制正同蓋伏生引以釋書者又云巡狩所以四時出何當承宗廟故不踰時也以夏之仲月者同律度量衡得其中也二月八月書夜分五月十一月陰陽終引尚書曰今文說當守云云同律度量衡中亦必以同爲齊同之義南嶽據今日文說當以霍山尚書大傳說苑辨物篇水經白虎通說文論衡書虛篇皆以霍山爲南嶽爾雅釋山說五嶽云江南衡用古文說又云霍山爲南嶽用今文說郭璞不知古說南嶽有二乃云漢武帝因識緯移神識緯多同今文故漢武案古圖書復南嶽之舊非霍山爲南嶽始自漢武也郭又以爲一山二名不知實有二說孔疏引郭注不加辨正亦不知南嶽有二說王制爲今文說解王制當從今文以爲霍山也白虎通攷黜篇曰先削地後絀爵者何爵者尊號也地廟有不順者君絀以爵山川神祇有不舉者君削以地明爵土不相隨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帝謂五德之帝所祭於南郊箋正義曰知此是巡守者以下別禰者類宜造皆祭名其禮亡箋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故知此是巡守也類乎上帝者謂祭告天也宜乎社者此巡行方事誅殺封割應載社主也云宜者令誅伐得宜亦隨其宜而告也社主於地又爲陰而誅伐亦陰故於社也故書云不用命戮於社是也造乎禰者造至也謂至父祖之廟也然此出歷至七廟知者前歸

假既云祖禰明出亦告祖禰也今惟云禰者白虎通云獨見禰何辭從卑不敢留尊者之命至禰不嫌不至祖也皇氏申之云先必卑起最後至祖仍取遷主則行也若前於祖後至禰是留尊者之命爲不敬也故曲禮曰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亦其類也若還則先祖後禰如前所言也所以然者先應反主祖廟故也然出告天地及廟還惟告廟不告天地者白虎通云還不復告天者天道無內外故不復告也諸侯將出者謂朝王及自相朝盟會征伐之事也宜乎主也惟言告天故從社始也亦載社主也造乎禰者亦告祖是也天子用特牲諸侯卑則否也曾子問注云皆莫幣以告之是也按五德之帝應祭四郊此獨云祭於南郊者謂王者將行各祭所出之帝於南郊猶周人祭靈威仰於南郊是五帝之中一帝故上總云帝謂五德之帝此據特祭所出之帝故云祭於南郊云類宜造皆祭名者按小宗伯云凡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爲位鄭注云禱祈禮輕類者放其正禮而爲之是類爲祭名也按爾雅釋天云起大事動大眾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孫爰注云求便宜也是宜爲祭名也按大祝六祈一曰類二曰造是造爲祭名也錫瑞案疏引白虎通不全白虎通曰王者將出辭於禰還格於祖禰者言乎辭面之禮尊親之義也引王制曰王者將出云又曰出所以告天何示不敢自尊也非出辭反面之道也與宗廟異義又曰王者出必告廟何孝子出辭反而事死如事生尙書曰歸格於祖禰曾子問曰王者諸侯出親告祖禰使祝徧告五廟尊親也王者將出告天者示不專也引王制云云曰類祭以祖配

王制箋

六

不曰接者尊無二禮尊尊之義陳立疏證曰此處文不明當謂禰祭以祖配不曰配者尊無二禮云云也以此禰祭本爲告天天尊於祖故不及祖也異義今尙書說類祭天名也以事類祭之奈何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是也尙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言以事類告也肆類於上帝告揖讓非常祭謹案周禮郊天無言類者知類非常祭從尙書說說文禘謂以事類祭天神則亦用古說其實今古文義相近說文禘告禘謂以事類祭天神則亦用古於祖奠於禰諸侯相見必告於祖反必親告於祖是造爲告祭之名禮家或有作禘者白虎通又曰即祭告天爲告事也祖爲出辭也義異告於尊者然後乃辭出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事謂征伐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天

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戢將之將謂執以致命祝戢皆所

以節 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

圭瓚則資鬯於天子得其器乃敢爲其事圭鬯而爲征伐者若

王室有喪則朝赴不廢故傳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此朝謂常朝雖四時而來朝朝侯相與朝王之考校禮儀正定刑法專一道德以尊崇天子不言樂者禮中兼之禮刑是施用於人故先言之道德是己之所行故後言之凡與人之物置其所與大者於地執其小者以致命於人將行也謂執以行命云祝戢皆所以節樂

者按漢禮器制度祝狀如漆簡中有椎將作樂先擊之鼓如小鼓  
長柄旁有耳搖之使自擊祝之節樂節一曲之始其事寬故以將  
諸侯之命殺所以節一唱之終其事狹故以將伯子伯有功德者  
作牧則不得賜弓矢故宗伯云入命者牧注云謂諸伯有功德者  
加命得專征伐此謂征伐當州之內若九命爲二伯則得專征一  
方五侯九伯也若七命以下不得弓矢賜者尙書大傳云以兵屬  
於得專征伐者此弓矢則尙書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於  
周禮則當唐弓大弓合侯文臣受王子弑父者得專討之晉文侯  
使者勞者注云若晉文侯文臣受王子弑父者得專討之晉文侯  
公九命得賜鈇鉞然後鄰國臣弑君子弑父者得專殺執衛侯歸  
雖受弓矢不受鈇鉞崔氏云以不得鈇鉞不得專殺故執衛侯歸  
之於京師若未賜圭瓚者則用薰故周禮小宗伯注云天子圭  
瓚諸侯璋瓚既不得鬯則用薰故周禮小宗伯注云天子圭  
圭瓚之制按玉人職大璋中璋之下云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勺  
衡四寸鄭注云鼻勺流也凡流皆爲龍口也徑一尺又明堂位注  
云以典瑞注瓚柄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流前注此是圭瓚之形也鬯者釀  
秬黍爲酒和以鬱金之草謂之鬱鬯不以鬱和直謂之鬯此鬯者  
謂鬯也此弓矢鈇鉞圭瓚等入命九命而加九賜也錫瑞案經云  
賜諸侯樂則賜伯子男樂則皆以則字絕句白虎通三軍篇王制  
曰賜之弓矢乃得專征伐謂誅犯王法者也又攷騶篇曰禮說九  
錫車馬衣服樂則車馬納陸虎賁鈇鉞弓矢和鬯皆隨其德可行  
而次能安民者賜車馬能富民者賜衣服能和民者賜樂則民眾  
多者賜朱戶能進善者賜納陸能退惡者賜虎賁能誅有罪者賜

王制箋

九

鈇鉞能征不義者賜弓矢孝道備者賜秬鬯所引禮說爲禮緯含  
文嘉文曲禮疏所引同公羊說九錫之次則異曲禮疏載其說云  
一加服二朱戶三納陸四車馬五樂則六虎賁七斧鉞八弓矢九  
秬鬯穀梁莊元年傳注引禮說惟七弓矢八鈇鉞爲異韓詩外傳  
引傳曰諸侯之有德者天子賜之七錫車馬二錫衣服三錫虎賁  
四錫樂器五錫納陸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其  
次又異九錫與九命同異又有數說何氏公羊解詁既引九錫之  
文卽云禮百里不過九命七十不過七命五十不過五命其  
意以爲九錫卽是九命曲禮疏引許慎鄭司農皆以九錫卽九命  
與何氏同鄭君注周禮大宗伯云侯伯有功德加命得專征伐於  
諸侯鄭意以九命之外別有九錫雖七命五命者皆得九錫與何  
氏異白虎通云五十里不過五錫而進爵士七十里不過七錫而  
進爵士能有小大行有進退也正同何氏注義白虎通又云一  
盛德始封百里者錫三等得征伐專殺斷獄七十里伯始封賜二  
等至虎賁百人後有功賜弓矢後有功賜秬鬯增爵爲侯益土百  
里後有功入爲三公五十里子男始封賜一等至樂則後有功稍  
賜至虎賁增爵爲伯復有功稍賜至秬鬯增爵爲侯則以九錫分  
爲三等分授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其說又異王制是今文說當與  
何氏公羊注白虎通前說合白虎通云距惡當斷刑故賜之鈇鉞  
所以斷大刑刑罰既中則能征不義故賜之弓矢所以征不義伐  
無道也圭瓚秬鬯宗廟之盛禮故孝道備而賜之秬鬯所以極著  
孝道孝道純備故內和外榮玉以象德金以配情芬香條鬯以通  
神靈玉飾其本君子之性金飾其中君子之道君子有黃中通理  
之道美素德金者精和之至也玉者德美之至也鬯者芬香之至

也君子有玉璣桓鬯者以配道德也其至矣合天下之極美以通其志也其唯玉璣桓鬯乎又云喜怒有節謀伐刑刺賜以鈇鉞使相朝聘何爲相尊敬也故諸侯朝聘天子無恙法度得無變更所以考禮正刑壹德以尊天子也穀梁隱十一年傳曰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攷禮修德所以尊天子也

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學所以學士之宮尚

書傳曰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郊此小學大學之制天子曰辟廡諸

侯曰類宮尊卑學異名辟明也廡和也所以明正義曰云此小

者以下文云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則左學小右學

大此經下文是也釋詁云辟君也君則尊明廡和也釋訓文云所

在四郊下文是也釋詁云辟君也君則尊明廡和也釋訓文云所

以明和天下者謂於此學中習學道藝欲使天下之文悉皆明達

諧和故云明和天下云類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者類是分判

之義故爲班於此學中施化使人觀之故云所以班政教也白虎

通辟雍篇曰天子立辟雍何辟雍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辟者璧

也象璧圓以法天也雍者壅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辟之言積也

積天下之道德雍之爲言壅也天下之儀則故謂之辟雍也王制

曰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外圓者欲使觀者均平也又欲言外

圓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也不言圓辟何又圓於辟何以知其圓

也以其言辟也何以知有水也詩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若詩訓曰

水圓如璧諸侯曰泮宮者半於天子宮也明尊卑有差所化少也

半者象璜也獨南面禮儀之方有水耳其餘壅之言垣宮名之別

尊卑也明不得化四方也不言泮雍何嫌但半天子制度也詩云

穆穆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錫鞶白虎通引王制

曰小學在公宮南之左下文在郊不言三代異同當是三代通制

-5 85 35 985" data-label="Text">

鄭君以爲殿制孔疏又引下文在郊之注以解之遂致學制糾纏不明

王制箋



小學或在郊入歲太子遠入郊學殊非人情必不然矣且大學亦在塾蔡邕明堂月令論曰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大學引易傳太初篇曰太子旦入東學書入南學莫入西學在中央曰太學上賢而所自學也禮記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上貴而尊爵仁入太學承師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仁入太學承師而道與易傳同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據蔡說則東西南北四學在明堂東西南北四門蓋即四門之塾四學各有異名玉海引禮象曰辟雍居中其南爲成均北爲上庠東爲東序西爲瞽宗據其說則太學中學對峙雍在明堂之中四學共在一處故王制相對漢儒孔牟馬宮盧植穎容皆謂明堂辟雍太甚遠豈得遙遙相對義引韓詩說辟雍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壘之學是一與蔡邕同異義引韓詩說辟雍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壘之以水示圓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與孝經接神契言明堂在國之陽七里之內正合乃明堂大學同處之確證四學在明堂四門之塾正與各辟雍也又引詩頌泮水不異鄭駁異義引王制文云然則大學即辟雍也又謂大學制度大異鄭駁異義引王制文云然同處在郊矣是鄭亦謂大學在郊不堅持周大則辟雍與三靈皆中地狹大學人眾經云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秀皆造焉是王子國子由虎門小學凡民俊秀由各鄉小學學成之後皆入大學非國中所能容故必在郊郊即南郊七里之內鄭注引書傳已不合孔疏引周制百里郊更遠今削之以解此皆非是

王制箋

王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禘禘於所征之地禘師祭也爲兵禱其

禮亦受命於祖告祖也受成於學定兵也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

訊馘告釋菜奠幣禮先師也訊馘所生獲斷耳者箋正義曰按釋詩曰執訊獲醜又曰在類馘馘或爲國箋天正義曰類是

禘師祭也故知馘爲師祭也謂之馘者按肆師注云祭讀如類是之百爲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蚩或曰黃帝

受命於祖謂出時告祖是不敢自專有所稟承故言受命祖禘皆告以祖爲尊故特言祖此受命於祖則前文造乎禘也但前文據

告行故云造乎禘此據以征伐之事故云受命於祖所以重起其文也然則受命於祖然後卻本初時受命於祖成於學之事所

之地總說出行之職云春入學舍采合舞文王世子亦云釋菜鄭以文倒也按大胥職云春入學舍采合舞文王世子亦云釋菜鄭

注云釋菜禮輕也則釋菜惟釋蘋藻而已無牲牢無幣帛文王世子又云始立學者既與器用幣注云禮樂之器成則釁之又用幣

告先聖先師以器成此則徒用幣而無菜亦無牲牢也文王世子牲牢又有幣帛無用菜之文熊氏以此爲釋菜奠帛者謂釋奠有

禮以獻俘馘故釋菜奠帛幣解經中奠字又云禮先師不云祭按注云釋菜解經中釋菜奠帛幣解經中奠字又云禮先師不云祭

先師則以訊馘告之時但有菜幣而已未必爲釋奠有牲牢也於事有疑未知孰是故兩存焉然則釋菜奠幣皆古先聖先師此直

云先師文不具耳云訊馘所生獲斷耳者以生獲解訊以斷耳解

賦按釋言云訊言也故詩注云執其可言問者釋詁云賦獲也訊是生者賦是死而載耳者案注疏分釋菜奠幣爲二似宜合釋菜爲一釋奠有牲幣無菜蓋釋菜是禮之輕者惟士子始入學用菜學記曰大學始教皮弁祭菜也是以訊輕告是大典禮不當用菜白虎通三軍篇曰天子遣將軍必於廟何示不敢自專也獨於祖廟何制法度者祖也王制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言於祖廟命遣之義也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

者夏不出葢夏時也周禮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乾豆謂腊之以爲祭祀豆實也庖今之厨也無事而不田

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不敬者簡祭祀略賓客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

羣爲盡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綏當爲綏綏有虞氏之旌旗也下謂弊之

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佐車驅逆之車獺祭魚然後虞人

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

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取物必順時候也梁絕水取魚者罝小網也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

陰而不麝不卵不殺胎不殀天重傷未成物殀斷殺少長曰天不覆巢也覆敗義

王制箋

日穀梁桓四年范甯曰上殺中心死速乾之以爲豆實次殺射髀

骼死差遲故爲賓客下殺中腸汚泡死最遲故充庖厨又車攻毛

傳云自左臑而射之達於右臑爲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髀達

於右臑爲下殺是亦有三等之殺先宗廟次賓客者尊神敬賓之

義夏不田葢夏時也者以夏是生養之時夏禹以仁讓得天下又

觸其夏何休稍異於此故穀梁傳春秋緯運斗樞之文故以爲夏

不田若名秋曰蒐冬曰狩何休云運斗樞曰夏不田穀梁有夏田於

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何休云運斗樞曰夏不田穀梁有夏田於

義爲短鄭元釋之云四時皆田夏殷之禮詩云之子于苗選徒噐

噐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於世

若其所欲改其陰書於緯藏之以傳後王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

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讖緯見讀而傳爲三時田作傳有先後

雖異不田顯然在春秋之經穀梁爲傳之時去孔子既近不見所

藏之緯唯觀春秋見經故以爲四時田也公羊當六國之時去孔

子既遠緯書見行於世公羊既見緯文故以爲三時田又鄭釋廢

疾云歲三田謂以三事爲田卽上一日乾豆之等是深塞何休之

言當以注爲正云周禮春曰蒐以下周禮大司馬職文彼注云夏

田爲苗擇取不孕者若治田去不秀實者秋田爲獮獮殺也中

殺者多也冬田爲狩言守取之無所擇也鄭不釋獵者蒐擇也亦

謂擇取不孕者以義可知故不解也鄭不釋獵者蒐擇也亦

而不合若諸侯惟春田不得圍其夏秋冬皆得圍圍亦不合故下

曲禮云國君春田不圍澤諸侯不掩羣者是畿內諸侯爲天子大

夫故下曲禮云大夫不掩羣此皆是熊氏之說若皇氏以此爲夏

殷禮下曲禮爲周禮義或然也綬字是系旁爰是登車之索綬字是系旁爰是旌旗之名經作綬字故云綬當爲綬注云有虞氏之旌旗也者按明堂位云有虞氏之旌夏后氏之綬鄭注云有虞氏當言綬旌旗無旒者周謂之大麾於周則春夏田獵謂冬獵之時然則云綬夏用大麾秋冬用大常云下謂弊之者謂弊仆於地也若初殺時則抗之已殺獵止之時則弊之故詩傳云天子發抗大綬諸侯發抗小綬此抗綬以表天子諸侯之獲大夫殺則止佐車則天子諸侯殺未止佐車也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謂冬獵之時然則大綬小綬者是夏殷之法秋冬皆用綬異於周也按大司馬云乃設駢逆之櫛祭魚孝經緯云獸蟄伏獮祭魚也逆逆要不得令走按月令正月櫛祭魚孝經緯云獸蟄伏獮祭魚也逆逆要不得令走按虞人入澤梁謂十月時按魯語李革云鳥獸孕水蟲成於是乎禁罾學羅網又云獸長靡天鳥翼敷卵注云謂季春時然則正月雖祭獸則是九月末十月之初豺祭獸之後百姓可以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罟羅者謂八月時但鳩化有漸故月令季夏云鷹乃鷹鷹然後設罟羅者謂八月時但鳩化有漸故月令季夏云鷹乃鷹習孟秋則鷹乃祭鳥其鳩化爲鷹則八月時也以月令二月時鷹化爲鳩則八月鳩化爲鷹是也設罟羅者按說文云罟捕鳥網也又爾雅云鳥罟謂之羅罟羅總是捕鳥之網按月令季秋草木黃落其零落芟折則在十月也故毛詩傳云草木不折不操斧斤不入山林此謂官民總取材木若依時取者則山虞云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不在零落之時昆蟲未蟄不以火田者謂未十月之時十

王制箋

三

月則得火田故羅氏云蜡則作羅禘注云今俗放火張羅從十月以後至仲春皆得火田故司馬職云春火弊是也不麝不卵據春時特甚不殞天之等亦然故國語云獸長麝天鳥翼穀卵是春尤甚以注云重傷未成物則四時皆然也錫瑞案鄭釋廢疾足徵孔子改法實有其事公羊春秋三時田爲孔子所改之法則王制三時田與公羊合者亦當爲孔子所改之法明矣鄭釋廢疾以爲四時皆田夏時爲禮而注王制又以夏不田爲制時未免自相蓋民且旣以三時爲孔子所改則非夏時已有此制明矣鄭獨無夏田號篇曰獵禽獸者號一曰出田之散名春苗秋蒐冬狩獨無夏田或於下加夏獮二字誤何氏公羊解詁曰不以夏田者春秋制也以爲飛鳥未去於巢走獸不離於穴恐傷害於幼穉故於苑囿中取之據何君說古本四時皆田孔子作春秋以夏乃長養之時恐傷害幼穉故爲後王立法夏不田止用三時田月令孟夏之時毋大田獵與夏不田皆爲寧廟之事也春日田夏曰蒐秋曰蒐冬曰狩傳曰四時之田皆爲寧廟之事也春日田夏曰蒐秋曰蒐冬曰狩者以下文一爲乾豆云云爲用三似非其義劉子政治穀梁者也不說苑曰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攫鷲鳥不搏蝮蟲不螫鳥獸盡蛇且知應天而況人乎哉此穀梁家以爲夏不田之明證劉逢祿鄭釋廢疾謂鄭以爲夏時無據公羊得之不授非六國時見識緯而作也周官六國時書固不柳興恩穀梁大義述又駁劉曰四時皆田不獨周禮左氏亦然劉謂周官六國時書左氏亦不足據耶車攻周宣王詩可謂之子于苗非夏田耶案柳氏全不曉今古文家法周官左氏同出劉歆皆古文與今文

不合劉廷祿不信左氏何得據左氏難之詩云之子于苗鄭釋廢疾早已引證蓋亦時田是古制三時田是春秋新制不得據古制疑春秋制爲誤亦不必以春秋制詆古制爲非治經者各從其家法解之斯得之矣曲禮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正義引王制云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則與此異者彼上云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鄭云三田者謂夏不田謂夏時也案周禮四時田而云三田者下因云不合圍則知彼亦夏禮也王制與曲禮稍異記者各記所聞孔疏屑屑分別非是

豕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制國用如今度支經用杪末也

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小國大國豐凶之年各以歲之收入以三

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通三十年之率當有九年之蓄出謂所當給爲祭用數之

仿算今年一歲經用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

不敢以卑廢尊越喪用三年之仿喪大事用三喪祭用不足曰暴

有餘曰浩浩猶饒也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常用數國無九年之

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

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

王制箋

音

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菜色食菜之色民無食樂

而箋正義曰言欲制國足之時先以三十年通融之法雷九年蓄

食外計見在之物以制國用假令一年有四萬斛以一萬斛擬

三十年通融積聚爲九年之蓄以見在三萬斛制國之來歲一年

之用量其今年入之多少以爲來年出用之數通三十年之率者

每年一分三年又雷一分是三年總得三分爲當年所用二年

又雷一分三年之蓄此云當有九年之蓄者崔氏云三十年之間

大略有閏月十二足爲一年故爲有九年之蓄也王肅以爲二十

七年有九年之蓄而言三十者舉全數兩義皆通未知孰是也云

出謂所當給爲者給謂給百官賓客及人民也爲謂爲造國家器

物知用知是一歲經用者以下文云喪用三年之仿也此直云數

考工記云石有時以泐考工記又云以其圍之防稍其數彼注叻謂三分之一此云什一者以民稅一歲之什一則國祭所用亦什一也此謂當年經用之內用其什一非是通計擬三年儲積之蓋也故鄭云一歲經用之數私喪者是其卑天地社稷是其尊今雖遭私喪既殯已後若有天地社稷之祭即行之故云不敢以卑廢尊也越既踐躐之後義故云越躐也但未葬之前屬紼於輶以備火災今既祭天地社稷須越躐此紼而往祭之故云越紼於輶以備稷故有越紼之禮六宗及山川之等卑於天地社稷荷喪終乃祭故鄭志答田瓊云天地郊社至尊不可廢故越紼祭之六宗山川之神則否其宮中五祀在喪內則亦祭之故曾子問云君薨五祀

之祭不行既殯而祭之自啟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既葬而祭  
之但祭時須人既少眾官不皆使盡去不須越紼故鄭答田瓊云  
五祀宮中之神喪時朝夕出入所祭不為越紼也天地社稷之祭  
預卜時日今忽有喪故既殯越紼行事若遭喪之後當天地郊社  
常祭之日其故殯至於反哭則避此郊社喪日而為之按禮卒哭  
而祔練而禘於廟此等為新死者而為之則非常祭也其常祭法  
必待三年喪畢也其春秋之時未至三年而為吉祭者皆非禮也  
若杜預之意以為既祔以後宗廟得四時常祭三年大禘乃同於  
吉故倍公三十三年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丞嘗  
禘於廟杜注云新主既特祀之意與三年不祭違者按釋例云禮畢後  
大禘乃皆同於吉如杜之意與三年不祭違者按釋例云禮畢後  
儒所作為不甚與春秋同是杜不盡用禮也暴是殘暴物被殘暴  
則虛耗故云暴猶耗也浩浩是多天之義故堯典云浩浩滔天故  
云浩猶饒也錫瑞案注疏不解冢宰當是即以周官之冢宰解之  
證以白虎通則此經冢宰必非周官冢宰白虎通爵篇云論語曰  
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聽於冢宰三年所以聽於冢宰三年  
者所以為冢宰職在制國之用是以由之也故王制曰冢宰制國  
用所以冢宰一人爵祿如天子之大宰或曰冢宰視卿官所云  
曰天子冢宰一人爵祿如天子之大宰或曰冢宰視卿官所云  
也陳立疏證曰天官序官云冢宰卿一人周書大匡云乃詔冢宰  
卿此蓋專言周制也至王度記所云則殷制曲禮篇天子建天官  
先六太曰太宰太宗云云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云云鄭君以  
為殷制雖無明據然太宰非貴卿而止為天官之屬則與宋官名  
合宋承殷制其六卿之名見於左氏文七年十六年昭二十二年

王制箋

三

哀二十六年者其日則曰右師左師司徒司馬司城司寇無所謂  
冢宰也唯成十六年於六卿之外復有向帶焉太宰於司寇之下  
其非上卿可知則殷制冢宰為天子之大夫明矣故下封公侯篇  
引別名記司馬順天者施生所以主兵何兵者為民除害所以  
全其生衛其養也故兵稱天以司馬為天官則冢宰非六卿之長  
其爵但如大夫耳陳氏疏今文義甚晰白虎通維采經傳多以前  
一說為主或曰云云皆廣異聞或兼采古文制此或曰引王度記  
見古大說與今文不同則其前引王制冢宰制國用又引王度記  
冢宰是大夫非卿此王制冢宰亦必是大夫故下文有大司徒大  
司馬大司空為三卿而無冢宰自今文說漸逸人但知有周官冢  
宰以為王制冢宰亦同非白虎通無以知其異矣白虎通爵篇引  
王制曰大喪三年不祭為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繁露郊祭  
篇曰春秋之義國有大喪止宗廟之祭而不知祭不敢以父母  
之喪廢事天地之禮也故其在禮亦曰喪者不祭惟祭天為越喪  
而行事案天子諸侯以國為體天子重天地諸侯重社稷越紼行  
事不敢以私喪廢公若祖宗雖比死者為尊而死者亦祖宗之所  
悼傷必不忍遽享祭故侯喪畢乃祭此天理人情之至周衰禮廢  
諸侯不俟三年即吉乃非禮之大者左氏習見春秋時事誤以為  
禮朱大詔左氏短喪說言之甚詳杜預乃據以倡短喪之邪辭反  
疑孔門之義也孔春秋之不知其所謂春祭者皆左氏之文非希旦  
不知此義乃云在喪而祭者使人攝正所謂又從為之辭古禮祭  
必夫婦親之無使人攝代者此經云喪三年不祭不云喪使人攝  
祭孫所引證皆渺茫不可據白虎通禮樂篇曰禮者盛不足節有

餘使豐年不奢凶年不儉貧富不相懸也繁露引孔子曰君子爲國必知榮辱之積漢書食貨志曰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蓄衣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太平二十七歲餘九年食然後以德流洽禮樂成焉公羊宣十五年解詁曰三年耕餘一年之蓄九年耕餘三年之積三十年耕有十年之儲雖遇唐堯之水殷湯之旱民無近憂四海之內莫不樂其業故曰頌聲作矣二說與此經文略同三十年有十年之儲與孔疏正同穀梁莊二十八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

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尊者舒卑者速春秋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

外姻至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下通庶人於父母庶人縣封葬不爲

雨止不封不樹喪不貳事縣封當爲縣卒降窆者至卑不得引拂下棺雖雨猶葬以其禮儀少封謂聚土

爲墳不封之不樹之以爲至卑無飾也周禮曰以爵等爲邱封之

度與其樹數則士以上乃皆封樹貳之言二也庶人終喪無二事

不使從政也喪大記曰大夫士既葬公政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

入於家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天子達於庶人喪從

死者祭從生者支子不祭從死者謂衣衾棺槨從生者謂奠祭之性器箋正義曰天子

重送終禮物其數既多身在於喪許其申遂故日月緩也大夫及

士禮數既卑送終之物其數簡少又職唯促遽義許奪情故日月

促也必至三日者冀其更生三日不生亦不生矣按左傳大夫言

三月士言踰月此總云大夫言三月而葬者此記者皆以降大夫

差故總云三月左傳細言其別故云大夫三月士踰月其實大夫

三月者除死月爲三月士三月者數死月爲三月士踰月於義

故言踰月耳按膏肓休以爲士禮三月而葬今左氏云踰月於義

左氏爲短元箴之曰禮人君之喪殯葬皆數來月來曰士殯葬皆

數往月往日尊卑相下之差數故大夫士俱三月其實不同士之

故云縣寔威儀既少日也庶人之喪賤無碑綽窆謂下棺縣紼下棺

小中不須顯異不積土爲封不標墓以樹若士以上負國恩重喪除

喪中金革無辟庶人既無爵命更無殊禮三年之內許其終喪除

居喪之外不供他事故下云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云雖兩猶葬

以其禮儀少者按異義公羊說雨不克葬謂天子諸侯也卿大夫

臣賤不能以雨止穀梁說葬既有日不爲雨止左氏說卜葬先遠

日辟不懷言不汲汲葬其親雨不可行事廢禮不行庶人不爲雨

止許慎謹案論語云死葬之以禮以雨而葬是不行禮穀梁說非

也從公羊說臣賤不能以雨止此等之說則在廟未發之時庶人

及卿大夫亦得爲雨止若其已發在路及葬則不爲雨止其人君

在廟及在路及葬皆得爲雨止云封謂聚土爲墳者以對上封爲

窆故明之云封謂聚土爲墳云周禮曰以爵等爲邱封之度者是

周禮家人文既云爵等明有爵者乃有邱封周以土爲爵故云則

王制箋

諸侯位既尊

正義曰天子

諸侯位既尊

正義曰天子

諸侯位既尊

正義曰天子

諸侯位既尊

正義曰天子

諸侯位既尊

士以上乃皆封樹是庶人不封樹彼注云王公曰立諸侯曰封又引漢律曰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又禮記云孔子合葬於諸侯柏大鄭云蓋周之土制其樹數則無文按白虎通云天子松諸侯柏大夫栗土槐云云之制也者上貳是副貳之貳下貳是二三之二喪不貳事者謂不為兩事也盧植解云從生二也引喪大記以下者證大夫士在喪有二事也盧植解云從生者若除服之後吉祭之時以子孫官祿祭其父祖故云從生者若喪中之祭虞祔練祥仍從死者之爵故小記云士祔於大夫則易牲又云其妻為大夫而卒而後其夫不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又雜記卒哭成事祔皆少半是喪中之祭得從生者之爵與小記鄭云謂奠祭之牲器云奠則是喪中之祭得從生者之爵與小記雜記遠者小記雜記據死者子孫其生者有爵則祭從生者之法喪祭尚爾喪後吉祭可知奠謂葬前祭謂葬後包喪終吉祭也鄭必知祭兼喪祭與盧植別者以此云祭從生者喪從死者相對又中庸云父祭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又云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為大夫祭與葬相對皆祭與喪葬連文是一時為夫言故祭中兼為喪奠也或在喪中祭當從死者爵至吉祭乃用生者祿耳故知盧解鄭言奠者自吉祭之奠及非時祭耳錫瑞案孔疏經文大夫士三月而葬庶人葬不為兩止喪不二事喪從死者祭從生者剖析同異皆極名通禮家各記所聞或小有參差或偏舉一面全賴注家疏通證明攷其參差之由兼舉兩面為說斯有功聖經矣若膠滯後學古禮不明皆由於此非彼執一書以盡廢羣書則上違聖經下誤後學古禮不明皆由於此非彼執一書以盡廢羣

王制箋

毛

為兩止喪不貳事皆屬庶人公羊說踐不能以兩止與此經同穀梁說人君不為兩止與公羊異許鄭皆謂穀梁說非鍾文烝強護制為記述之疏謬左氏公羊皆未可用正是執一書而盡廢羣書者其膠滯馳事不亦甚哉白虎通崩薨篇曰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何事有大小所供者不等引何尊卑有差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必至諸侯五月而葬同會必至所以慎終重喪也公羊隱三年傳解詁引禮天子七月而葬云云與左氏同此今文與古文不異者猶王制或同周禮也白虎通又云封樹者所以為識含文嘉曰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欒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說文白部欒下云天子樹欒諸侯柏大夫欒士楊亦古文略同孔疏引白部欒下云天子樹作欒白虎通云庶人樹以楊柳與此經庶人不樹違異或以楊柳三字衍文白虎通又云王制曰葬從死者祭從生者所以追養繼孝也葬從死者何子無爵父之義也引王制作葬與喪字義不異白虎通又引王制曰天子棺槨九重衣衾百二十稱公侯五重衣衾九十稱大夫有大棺三重衣衾五十稱士再重無大棺衣衾三十稱單裕備為一稱

今經無此文疑逸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

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

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

祖之廟而五大祖始封之君王者之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

之廟而三祖謂此雖非別子始爵者大傳曰別子為士一廟謂諸侯之中

官師者上庶人祭於寢寢也箋謂周也鄭必知然者按禮緯稽命

士二廟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

徵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

孫六鈞命決云唐堯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禹四廟至子孫五殷

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鄭據此為說故謂七廟周制也

周所以七者以文王武王受命其祧不毀以為二祧并始者謂稷

及高祖以下親廟四故為七也若王肅則以為天子七廟者謂稷

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受命之王不遷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

肅難鄭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

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為數凡七廟者皆不稱周室禮器

云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又云自上

以下降殺以兩今使天子諸侯立廟並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

尊卑不別禮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況其君臣乎及祭法云王不祭

塲及五世來孫則下及無親之孫而祭上不及祭法云王不祭

詭哉穀梁傳云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又云遠廟為祧有

二祧焉又儒者難鄭云祭法遠廟為祧鄭注周禮云遷主所藏曰

祧遠經正文鄭又云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

於文武之廟便有三祧何得祭法云有二祧難鄭之義凡有數條

大略如此不能具載鄭必以天子七廟唯周制者馬昭難王義云

按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又引禮緯夏無大祖宗禹而已則五廟

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自夏及

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禮器云周旅酌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

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又不享嘗豈禮也哉故

漢侍中盧植說云二祧謂文武曾子問當七廟無虛主禮器天子

七廟堂七尺王制七廟盧植云皆據周言也穀梁傳天子七廟以

更始說文武受命祧棟周也漢書韋元成四十八人議皆云周以

融謹按周禮守祧職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自太祖以下與文武

及親廟四用七人姜嫄用一人適盡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人曾子

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

廟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故云以周禮

孔子之言為本穀梁說及小記為枝葉韋元成石渠論白虎通為

證驗七廟斥言元說為長是融申鄭之意且不得過五則此天子諸

侯七無其異也王肅云君臣同制尊卑不別其義非也又王下祭

侯五者非是別立廟七廟外親盡之祖禘禘猶當祀之而王下祭

廟下祭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又非通論凡始封之君謂王

之子弟封為諸侯為後世之大祖當此君之身不得立王之廟

則全無廟也故諸侯不敢祖天子若魯非但得立文王之廟又立姜

若魯有文王之廟鄭祖厲王是也魯非但得立文王之廟又立姜

嫄之廟及魯公之廟鄭祖厲王是也魯非但得立文王之廟又立姜

嫄之廟及魯公之廟鄭祖厲王是也魯非但得立文王之廟又立姜

嫄之廟及魯公之廟鄭祖厲王是也魯非但得立文王之廟又立姜

嫄之廟及魯公之廟鄭祖厲王是也魯非但得立文王之廟又立姜

嫄之廟及魯公之廟鄭祖厲王是也魯非但得立文王之廟又立姜

嫄之廟及魯公之廟鄭祖厲王是也魯非但得立文王之廟又立姜

嫄之廟及魯公之廟鄭祖厲王是也魯非但得立文王之廟又立姜

嫄之廟及魯公之廟鄭祖厲王是也魯非但得立文王之廟又立姜

嫄之廟及魯公之廟鄭祖厲王是也魯非但得立文王之廟又立姜

嫄之廟及魯公之廟鄭祖厲王是也魯非但得立文王之廟又立姜



諸侯禮也云王者之後不為始封之君廟者以其始封之君非有功德因先代之後以封之不得為後世之大祖得立此君所出王者之廟必知然者也注大祖亦然此據諸侯之子始為卿大夫謂之別子者乙是嫡夫人之次子或眾妾之子別異於別子始爵者之故云別子引大傳者證此大祖是別子初雖身為大夫中間廢退至其遠世子孫始得爵命者則以為大祖別子不得為大祖也二是別子及子孫不得爵命者後世始得爵命自得為大祖三是全非諸侯故云孫異姓為大夫者及它國之臣初來任為大夫者亦得為大祖制所論皆殷制其後得立別子為大祖若三事如鄭志荅趙商大鄭荅趙商問祭法云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注非別子故知祖考無廟商按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定鄭荅云祭法周禮王制之二或以夏殷雜不合周制是鄭以為殷周之別也按祭法云適土二廟今此云士一廟故云是諸侯之中上下土祭法云官師一廟故云名曰官師者鄭既云諸侯之中上下土故昏義云八十一元士是不分別上下也鄭又知諸侯總稱元士故昏義云八十一元士是不分別上下也鄭又知諸侯中士與下士同一廟者以祭法云適土二廟言適土則不得兼中下也此庶人祭寢謂是庶人在官府史之屬及尋常庶人此祭謂薦物以其無廟故惟薦而已薦獻不可喪處故知適寢也錫瑞案

王制卷

元

疏解經注甚明七廟申鄭斥王尤確惟王制與祭法不同之處尙未瞭然鄭荅趙商以爲祭法周禮王制或夏殷雜亦屬調停之見祭法言廟制絕異月祭非周制所有壇墀與金駢不同且天子諸侯大夫士皆無始祖尤不可解大夫士卑不祭始祖可也豈有天子諸侯不祭始祖者乎所言七廟一壇一墀直是九代以次推遷並無始祖不祖之廟祖考是五世祖鄭注祖始也非是若祖考是始祖諸侯去祖為壇何以解之諸侯祖考是五世祖與韋元成亦非五世祖矣祭法不知何代之制其云始祖無廟與韋元成必始祖配天而不為立廟同一駭人聽聞之說鄭以祭法為周禮周禮何嘗無始祖廟乎鄭但知祭法大夫祖考無廟不知祭法天子諸侯始祖皆無廟大夫無祖考廟可以非別子解之天子諸侯無始祖廟實無以解鄭必以祭法為周禮故強解祖為始孔疏疑其失次而不能不強為之說故云計則祖考之廟當在二祧壇墀之上應合在後今在此言之者因皇考顯考同皆父高祖之祖此先言之據孔疏可知鄭注非確解矣王肅以高祖之父高祖之祖鄭王祧正本祭法之義而與祭法實亦不合蓋祭法並無始祖廟鄭王皆未見及於此也王制七廟虛植謂據周與鄭同孔子所定後王之法亦從周禮王肅以為七廟不專據周未始不可特以文武受命祧為權禮所施殷之三宗亦不以爲數則沿劉歆宗無數之邪說則廟不毀為天子者誰肯自謂無遠德為天子者誰肯謂其祖考無功德夏侯勝議武帝下獄幾死為臣子孫政正言如此則天子無功德之廟故東漢後帝皆稱宗遂變為同堂異室不知廟無二主同堂異室正是祧廟之制名為不祧而其實已祧後世

皆沿其失而莫能正天子七廟之禮遂不可復皆由劉歆王肅宗無數之邪說故之也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日禘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

之春日禘夏曰禘以禘為殿祭詩小雅曰禘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四時祭宗廟之名天子祭天地諸侯祭

社稷大夫祭五祀五祀謂司命也中霤也門也行也厲也天子祭

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視視其牲器之數諸侯祭名山

大川之在其地者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是也箋正義曰春日禘者皇氏云禘也春物未成其器品鮮薄

也孫炎云禘者新菜可禘夏日禘者皇氏云禘者次第也夏時物難未成宜因時次第而祭之秋日嘗者白虎通云嘗者新穀熟而嘗之冬日烝者烝者眾也冬之時物成者眾孫炎云烝進也進品

物也疑為夏殷祭名以其祭名與周不同故以為夏殷祭名其夏殷之祭又無文故稱蓋以疑之此云春禘鄭注直云夏殷禮不鄭彼注云禘當為禘從此為正祭義曰春禘鄭注直云夏殷禮不改禘字者以郊特牲已改禘為禘故於祭義略之從可知也云周

則改之春日禘夏日禘者按宗伯云以祠春享先王以禘夏享先王又知周以禘為殷祭者按公羊傳云五年而禘祭又春秋經

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是禘為殷祭猶大也謂五年一大祭引詩小雅者是文王之詩天保之篇謂文王受命已改毀之祭名以夏祭之禘改名曰禘而詩先言禘後言祠者從便文嘗在烝下

王制箋

以韻句也子公諸蓋至不啻也先王謂后稷大王王季也知五祀是司命中霤門行厲者按祭法云王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

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諸侯五祀無竈戶自外與天子同大夫五祀與諸侯同明知是司命中霤門行厲也云此祭謂大夫有

地者以其祭五祀與諸侯同故知大夫有采地者云其無地祭三耳者以祭法云大夫祭五祀曰族厲曰門曰行也鄭意以此及祭

法俱是周禮有地者祭五祀無地者祭三按下行禮大夫祭五祀謂戶竈門行中霤以為殷禮此大夫皆祭五祀更無等差故以月令五祀

別者以曲禮天子諸侯大夫皆祭五祀更無等差故以月令五祀當之總為殷禮此文天子云祭天地諸侯云祭社稷大夫云祭五

祀既別為尊卑之差故以周法解之按夏傳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鄭注云謂其牲幣黍盛邊豆

爵獻之數非謂尊卑按周禮上公饗餼九牢殽五牢饗禮九獻豆

四牢殽三牢饗禮七獻豆二十有四又五等諸侯膳皆大牢祭亦大

牢簋皆十有二祭四望山川用毳冕鄭注禮器五獻察謂祭四望

山川也又侯伯無別三公與子男同今此王制云五嶽視三公四

瀆視諸侯則三公尊於諸侯夏傳云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

小者視子男是爵獻之數參驗上下並與周禮器又注夏傳謂其

牲幣黍盛邊豆爵獻之數參驗上下並與周禮器又注夏傳謂其

之所注者當據異代法也知魯人祭泰山者以論語季氏旅於泰山明魯君祭泰山季氏僭之也又公羊云三望祭泰山河海是魯祭泰山但泰山是齊魯之界故齊亦祭之是以禮器云齊人將有

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醜林禮器又云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  
事於惡池是晉人祭河也錫瑞案孔疏於鄭注分別夏殷周解說  
甚通夏殷禮有周禮又云不可強解合之爲一足見禮家記載各  
異有夏殷禮有周禮有周損益二代之禮有孔子損益三代之禮  
王制損益三代故或從周或從夏殷以經解經不必多引異義鄭  
君改字特以意揣亦未嘗不設疑辭也祭義春曰禴夏曰禘秋曰嘗  
嘗冬曰烝與此經同宋本春秋繁露四祭篇云古者歲四祭四祭  
者因四時所生孰而祭其先祖父母也故春曰禴夏曰禘秋曰嘗  
冬曰烝今本春曰祠夏曰禴疑後人據周禮改之白虎通郊祀篇  
云宗廟所以歲四祭何春曰祠者物微故祠名之夏曰禘者麥熟  
進之秋曰嘗者新穀熟嘗之冬曰烝者烝之爲言眾也禴之物成  
者眾或用古周禮說與王制不合詩疏引禘禴志云王制記先主  
之法度宗廟之祭春曰禴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禘爲大祭於夏  
於秋於冬周公制禮乃改夏曰禴禘又爲大祭祭義注周以禘爲  
殷祭更名春曰祠不在封內不祭董子明言春秋立義天子祭天地諸  
侯祭社稷諸山川不在封內不祭董子謂也謂門戶井竈中雷也  
所以祭何人之所據出入所飲食故爲神而祭之何以知五祀謂  
門戶井竈中雷也月令曰其祀戶其祀竈其祀中雷其祀門其祀  
井卿大夫以上得祭之何士者位卑祿薄但祭其先祖耳禮曰天  
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卿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祖謂大夫祭五祀  
與王制同與祭法異五祀據月令與此鄭注不同引月令行作井  
與高誘本同與鄭本又異秦靜高堂生傳元杜佑等爭論行  
井何者應祭或謂行井一也亦是強爲調停實不可強合也

王制箋

三

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

謂所因之國先生先公  
有功德宜享世祀今絕

無後爲之祭主者昔夏后氏郊鯀至杞爲夏後而箋正義曰按昭  
更郊再晉侯夢黃熊入國而祀夏郊此其禮也七年傳之意  
義謂晉當代天子攝羣神之祀不謂因此國在地無主後者今鄭  
引之以證祭無主後則謂鯀是夏祭之先晉居夏之舊地鯀無主  
後故晉祀之禮無主後也錫瑞案鄭引傳不甚合故孔疏亦疑之願  
不祭鯀故云無主後也錫瑞案鄭引傳不甚合故孔疏亦疑之願  
炎武曰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左傳子產對叔  
向曰遷闕伯於商邱主辰商人是在其地而無主後者左傳子產對叔  
因齊晏子對景公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  
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是也都宗人注都或有山川及因  
國無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祀

願所引左傳較鄭注爲合

天子禴禘禘嘗禘烝

禴猶一也禘合也天子諸侯之喪畢合  
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禘後因

以爲常天子先禘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禘凡禘之歲春一  
禘而已不禘以物無成者不殿祭周改夏祭曰禘以禘爲殿祭也  
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大祖明年春禘於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  
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殿祭一禘一禘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  
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禘

一禘 下天子也 禘歲不禘 嘗禘烝禘 禘箋 正義曰天子之祭當禘之歲以春物  
未成不爲禘祭惟值爲時祭之禘故

云牲祀夏秋冬之時先爲禘祭後爲時祭故云禘禘禘當禘禘按  
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於大廟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禘也按僖  
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薨至文二年八月二十一月於禮少四月未  
得喪畢是喪畢當禘諸侯既爾謂天子亦然故云天子諸侯之喪  
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禘云後用因爲常者按禮解  
子先禘而後時祭者以經云禘禘禘嘗禘禘天子位尊故先爲大  
禮也云諸侯先時祭而後禘者以下文云諸侯嘗禘禘禘諸侯位  
卑取其漸備故先小禮後大禮此等皆因已前之制但不知幾年  
一禘禮緯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鄭云百王通義則虞夏及殷皆  
與周同禘亦三年爲一也皇氏取先儒之義以爲虞夏禘祭每年  
皆爲又云三年禘者謂是秋冬或一時得禘則爲之不三時俱禘  
然按鄭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百王通義鄭又注此云春一禘而  
已不禘以物無成者不殿祭又禘禘志云王制記先王之法禘爲  
大祭禘於秋於夏於冬周公制禮祭不欲數如鄭此言則夏殷三  
時俱殿祭皇氏之說非也禘則不禘者虞夏之制歲朝皆闕一時  
之祭也此從南方始也南方諸侯春禘祭夏來朝故闕夏禘故  
云朝則不禘也禘則不禘此西方諸侯秋來朝者也行秋祭竟而  
來朝故不禘也嘗則不禘此北方諸侯冬來朝者也行冬祭竟而  
冬來朝故廢禘也禘則不禘此東方諸侯春來朝者也行冬祭竟  
而春來朝故廢禘也然各廢一時耳餘三時皆祭也今不從東方  
始而從南方始者欲舉春禘得祭者爲始故也禘一禘一禘者言  
諸侯當在夏祭一禘之時不爲禘祭惟植一禘而已闕時祭也不  
云一禘而云禘一者禘在禘前與禘在牲前其義同皆見先時祭

王制箋

三

也嘗禘禘禘者謂諸侯先作時祭禘嘗然後爲大祭之禘故云嘗  
禘禘禘鄭既云諸侯於歲不禘是諸侯當禘之歲法不作禘而皇  
氏云諸侯夏時若禘則不禘若禘則不禘故違鄭注其義非也錫  
瑞案鄭君魯禮禘禘義謂儒家說禘禘不同或云歲禘終禘或云  
三年一禘五年再禘訓誦爭論數百年來鄭考春秋所書與公羊  
五年再殿祭定爲三年禘五年禘其精密實勝各家特據此經當  
王通義解則未必然皇氏取先儒則皇氏別有所據非舛臆說故與鄭  
依皇氏解之孔疏云取先儒則皇氏別有所據非舛臆說故與鄭  
異特未知先儒爲誰氏其說之詳如何爲可惜耳  
諸侯夏時禘則不禘云云亦依皇氏解之爲合

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

無田則薦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土薦牲用特豚大夫以上用羔所謂羔豚而祭百官皆足詩曰四之日其蚤獻

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

以豚稻以鴈庶人無常牲取與新物相宜而已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

握賓客之牛角尺握謂長不出膚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

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故謂箋正義曰知有田既祭又祭饗薦新者以月令天子祭

廟又有薦新故月令四月以彘嘗麥先薦寢廟又土喪禮有薦新如朔奠謂有地之士大斂小斂以特牲而云薦新故知既祭又薦

新也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者晏子春秋云天子以下至士皆祭以首時故禮記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周六月是夏四月也又雜記云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譏其用七月明常用六月是也魯以六月爲祭魯王禮也則天子亦然大夫仲月文從可知也此薦以仲月謂大夫士也既以首時祭故薦用仲月若天子諸侯禮尊物熟則薦之不限孟仲季故月令孟夏薦麥孟秋薦黍季秋薦稻是也云士薦牲用特豚者按儀禮特牲是有地之士用特牲今無地之士薦宜貶降不用成牲故用特豚云大夫以上用羔者以諸侯大夫有地祭者用少牢其無地薦者則用羔也土薦而云百官者舉大夫以上而言士之屬吏以眾言之亦曰百官故任厥問云天官冢宰注曰此上下兼說之耳士雖無所擇此有屬官佐祭特牲饋食云公冢宰注曰此上下兼說之耳士雖無所擇此也按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謂大牢也是也制禮天子日食大牢則諸侯日食少牢大夫日食特牲士日食特豚至後世衰亂玉藻云天子食日少牢朔月大牢諸侯食日特牲朔月少牢則知大夫食日特豚朔月特牲士日食無文朔月特牲故內則曰見子限不得踰食注故知謂祭饗也謂諸侯祭以大牢得殺牛諸侯之大夫祭以少牢得殺羊天子大夫祭亦得殺牛其諸侯及大夫饗食實得用牛也故大行人掌客諸侯待賓皆用牛也公食大夫禮大夫食賓禮亦用牛也故云謂祭饗也錫瑞案白虎通社稷篇云祭社稷以三牲何謂社稷也天子制曰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宗廟俱大牢社稷獨少牢何宗廟大牢所以廣孝道社稷

爲報功諸侯一國所養者少也

羊

爲報功諸侯一國所養者少也公羊莊二十三年傳解詁曰天子用三牲諸侯用羊豕白鹿通祀篇引禮王制曰春薦韭云云與此同繁露祭義篇云春上豆實夏上尊實秋上机實冬上敦實豆實韭也春之始所生也尊實通也夏之所受長也机實黍也秋之所先成也敦實稻也冬之所畢熟也皆今文家說孫志祖引詩有捋其角毛傳云三稷也實者各有所宜亦禮案孫說是而謂郊牛藟栗宗廟角握社稷角尺不得言祭禮器牲不及肥大正義董子郊事對引王制曰祭天地之牛藟栗宗廟之牛握實客之牛尺或後人改之玉藻君無故不殺牛與王制同與周禮異鄭答趙商云禮記後人所集據時而言或諸侯同天子或天子同諸侯等所施不同故難據王制之法與周異者多當以經爲正鄭以周禮爲周公所作當爲少牢爲衰世之禮即本鄭義實則天子日食大牢至士日食特豚皆失之侈當以王制玉藻所言爲正也

庶羞不踰牲祭以羊則不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筵

正義曰按

少牢之祭云宰夫羞既用少牢則糝亦不用牛肉以羊肉爲羞案曲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廡庫爲次居室爲後有田祿者先爲祭服雖寒不衣祭服與此互相發明葉夢得曰庶羞常薦而踰牲嫌於備物燕衣常用而踰祭服嫌於事神寢所常安而踰廟嫌於享親以庶羞爲生人常食之羞與下二句一例似亦可備一解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

精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於此不

嚴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則所云古者謂殷時市廛而不稅其舍不稅其物則識而不

而徹則所云古者謂殷時市廛而不稅其舍不稅其物則識而不

而徹則所云古者謂殷時市廛而不稅其舍不稅其物則識而不

而徹則所云古者謂殷時市廛而不稅其舍不稅其物則識而不

而徹則所云古者謂殷時市廛而不稅其舍不稅其物則識而不

而徹則所云古者謂殷時市廛而不稅其舍不稅其物則識而不

而徹則所云古者謂殷時市廛而不稅其舍不稅其物則識而不

而徹則所云古者謂殷時市廛而不稅其舍不稅其物則識而不

而徹則所云古者謂殷時市廛而不稅其舍不稅其物則識而不

而徹則所云古者謂殷時市廛而不稅其舍不稅其物則識而不

而徹則所云古者謂殷時市廛而不稅其舍不稅其物則識而不

而徹則所云古者謂殷時市廛而不稅其舍不稅其物則識而不

而徹則所云古者謂殷時市廛而不稅其舍不稅其物則識而不

而徹則所云古者謂殷時市廛而不稅其舍不稅其物則識而不

而徹則所云古者謂殷時市廛而不稅其舍不稅其物則識而不

而徹則所云古者謂殷時市廛而不稅其舍不稅其物則識而不

而徹則所云古者謂殷時市廛而不稅其舍不稅其物則識而不

而徹則所云古者謂殷時市廛而不稅其舍不稅其物則識而不

而徹則所云古者謂殷時市廛而不稅其舍不稅其物則識而不

而徹則所云古者謂殷時市廛而不稅其舍不稅其物則識而不

而徹則所云古者謂殷時市廛而不稅其舍不稅其物則識而不

而徹則所云古者謂殷時市廛而不稅其舍不稅其物則識而不

而徹則所云古者謂殷時市廛而不稅其舍不稅其物則識而不

而徹則所云古者謂殷時市廛而不稅其舍不稅其物則識而不

而徹則所云古者謂殷時市廛而不稅其舍不稅其物則識而不

而徹則所云古者謂殷時市廛而不稅其舍不稅其物則識而不

而徹則所云古者謂殷時市廛而不稅其舍不稅其物則識而不

而徹則所云古者謂殷時市廛而不稅其舍不稅其物則識而不

而徹則所云古者謂殷時市廛而不稅其舍不稅其物則識而不

而徹則所云古者謂殷時市廛而不稅其舍不稅其物則識而不

而徹則所云古者謂殷時市廛而不稅其舍不稅其物則識而不

而徹則所云古者謂殷時市廛而不稅其舍不稅其物則識而不

王制箋

論

證三代稅法不同劉氏及皇氏皆云夏時民多家得五十畝而貢五畝殷時民稍稀家得七十畝而助七畝周時其民至稀家得百畝而徹十畝故云其實皆什一而云夏時人眾殷世人稀又十口之家僅得五十畝之地惟稅之皆不近人情未知可否熊氏一說以為政寬簡一夫之地惟稅之五十畝殷政稍急一夫之地稅七十畝又什一此則計田雖不得什一理稍可通既古意難知故彼此俱載又鄭注匠人云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夏則有貢無助殷則有助無貢鄭注匠人又云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稅夫無公田此三代所以別也錫瑞案孔疏以古者以下至夫圭田無征並非周法蓋以其與周官不同王制一書與周官不合與孟子多合孟子言仁政以為市廛而不征關畿而不征耕者助而不稅又以文王治歧關市議而不征澤梁無禁據孟子說必無周公立法反征關市禁澤梁之理蓋此等苛政始於春秋晏子言山林之木衡麓守之澤之荏捕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處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備介之關暴征其私內寵之妾肆奪於市當時以為不德則必非古所有至於戰國其私為故常作周官者著為定制何休以周官為六國陰謀之書正指此等而言劉故乃以為實出周公而鄭君從之其誣周公實甚當以王制孟子為正

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治宮室城

箋

正義曰此一經前明以殷法此則兼通周禮三日謂使民

治城郭道渠年歲雖豐不得過三日自下皆然按周禮均人云豐  
過三日錫瑞案前非必殷法此則殷周所同皆孔子爲後王田里  
所定制也繁露王道篇五行順逆篇皆曰使民歲不過三日田里  
不粥墓地不請皆受於公民不得私筭正義曰田地里邑既受之  
地公家所給族葬有常不得輒請求餘處錫瑞案曲禮獻田宅者  
操書致疏云古者田宅悉爲官所賦木不屬民今得此田宅獻者  
是或有重勳爲君王所賜可爲已有故得有獻彼疏亦屬調停之  
詞三代盛時必無獻田粥田之事春秋戰國蓋已有之故矣孔子豫  
不均兼弁漸起商鞅變法遂廢井田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孔子豫  
防其弊示業田分田里得粥賣不數傳  
而田制遂壞由不守田里不粥之戒也

**司空執度度地**司空冬官卿掌邦事者度丈尺也**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觀寒燥濕沮

**謂菜量地遠近**制邑井**興事任力**事謂築邑廬宿市也**凡使民任老者之事**

**食壯者之食**寬其力筭**正義曰**凡廬宿爲役之法老幼功程不同

者限以老者之功程故曰任老者之事凡廩餼牲體壯者食多老

者食少雖老者給以壯者之料故食壯者之食錫瑞案司空依今

文說當爲三公之司空不當爲六卿之司空韓詩外傳曰三公者

何曰司空司馬司徒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漢書百官

公卿表同白虎通封公侯篇曰司馬主兵司徒主人司空主地引

別名記同御覽引書大傳曰溝瀆壅遏水爲民害則責之司空論

衡引書大傳曰城郭不繕溝池不修水泉不降水爲民害則責於

地公益司空一日地公正掌度地量地之事若冬官卿掌邦事多

屬百工之事而土地屬地官司徒此夏殷官制與周官六卿不同

者鄭引六卿之司空以解三公之司空不知名同實異蓋於今古

文家法未盡瞭然若僞古文周官篇司空掌邦土又

識以三公之司空說六卿之司空鄭所未及見也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使其材裁**廣谷大川異制**謂其形**民**

**生其間者異俗**謂其所好惡**剛柔輕重遲速異齊**謂其性情**五味異和**謂

臭與器械異制謂之作務**衣服異宜**謂旃裘與絺綌**修其教不異其俗齊其**

政不易其宜教謂禮義**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

地氣使**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

之然**有不火食者矣**雕文謂刻其肌以丹青涅之交趾足相鄰**西方曰**

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

矣不粒食地氣**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其

寒少五穀**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其

雖異各  
自足  
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

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皆俗間之名依其事類耳鞮之  
箋正義曰作務之用者謂民之作務所用也今冀部有言狄鞮之  
器故公羊傳何休云攻守之器曰械達其志通其欲者謂帝曰立  
此傳語之人曉達五方之志通傳五方之欲使相領解其通傳東  
方之語官謂之曰寄言傳寄內外通傳南方語官謂之曰象者言  
放象外內之言其通傳西方語官謂之曰狄鞮者鞮知也謂通傳  
夷狄外內之言與中國相知其通傳北方語官謂之曰譯者譯陳也謂  
陳說外內之言東方謂之夷者風俗通云謂之曰譯者譯陳也謂  
地而出夷者風俗也南方謂之蠻者風俗通云君臣同川而浴極爲簡  
慢蠻者慢也西方曰戎者風俗通云斬伐殺生不得其中戎者凶  
也北方曰狄者風俗通云父子嫂叔同穴無別狄者辟也其行邪  
辟白虎通禮樂篇引禮王制曰東方曰夷云云曰何以名爲夷蠻  
曰聖人本不治外國非爲制名也禮名也禮其國名而言之耳一說曰名  
也蠻者執心違邪戎者強惡也狄者易也  
辟易無別者也北方太陰鄙吝故少難化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得猶無  
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

王制箋

美

學立小學箋正義曰食節謂食得其節事時謂事得其時樂事謂  
大學謂在下親愛長上民富而可教謂民事既得如此然後可得興  
學也錫瑞案小學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是通制說見上此以上  
皆說司空事以下說司徒司馬此經  
以司空司徒司馬爲三公之明證

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  
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

紂惡司徒地官卿掌邦教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謂放很不孝弟

者司徒使鄉屬司徒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

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將習禮以化之使之觀焉耆老致仕及

鄉謂飲酒也鄉禮春秋鄉中老賢者朝猶會焉此庠謂鄉學也  
射國蜡而飲酒養老

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

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中年考校而又不變使轉

化也亦復習禮於徙其居觀其見新入有所  
鄉學使之觀焉 不變移之郊如初禮郊鄉界之外者也甫出遠  
郊不變移之遂如初禮遠郊之外曰遂遂大夫掌之又中午不變



斥之遠方終身不齒遠方九州之外齒猶錄也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

移名於司徒也秀士鄉大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

可使習禮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

不征不給其繇役造成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虞書曰夔命

也能習禮則為成士崇高也高尚其術以作教也幼者教之於小學長者教之於大學尚書傳曰年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

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順此四術而教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

以詩書禮者事亦陰也互言之者皆以其術相感王太子王子

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皆以四術成

庶子也羣后凡入學以齒皆以長幼受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

簡不帥教者以告於大樂正大樂正以告於王此所簡者謂王大

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大胥小胥皆樂官屬也出學謂九年大成學止也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

入不變王親視學亦謂使習禮以化之不變王又親為之臨不變

王三日不舉去食樂重棄人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棘

為焚棘之言偏使之偏寄於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

夷戎不屏於南北為其太遠邦政者進士可進受祿爵也箋正義曰鄉人既

升諸司馬曰進士移名於司馬司馬夏官卿掌正義曰鄉人既

為選士俊士至於造士若王子與公卿之子本位既尊不須積漸

學業既成即為造士於是大樂正之官總論鄉人造士及王子等

造士以告於王升諸司馬鄉屬司徒也司徒命此鄉學簡釋不帥教者以

禮鄉皆屬地官是鄉屬司徒也司徒命此鄉學簡釋不帥教者以

告司徒司徒乃命鄉內者老皆聚會於鄉學之庠乃擇善日於鄉

學內為飲酒之禮令人習其射禮中者在上故曰上教又於鄉學

上功自勵為功觀其上齒則知尊敬長老大齒欲使不帥教之人觀其

之士與在鄉射飲酒執行事焉使俊士與之以為榮惡者慕之而

自勵此言國之俊士則非惟鄉內之人總言耆老其數則眾故知

致仕及鄉中老賢致仕則書傳略說云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是

也鄉中老賢謂鄉人不仕年老者有德行君子國中此庠謂鄉學也者以習

會也者恐有朝王之嫌故云朝猶會也云此庠謂鄉學也者以習

射上功在州學習鄉上齒在黨學恐此是州黨之學故云庠鄉學

也謂初時者老聚會於庠學乃擇元日就州學習射就黨學上齒

習射習鄉各在一處則不得同日也按學記一年視離經辨志三

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

年知類通達上云命鄉簡不帥教者謂初入學一年之終簡不帥  
教放很之人爲之者射習鄉此注云中年考校而又不變中猶問  
也謂問一年而考校之時不變者右鄉者移左左鄉者移右下云  
習禮問四年之謂五年之時更簡不帥教者故注云中年又爲之  
云又中年移之歲間六年也下云不變移之遂者謂七年之時故注  
九年之時鄭注不云間年者以九年限極不須云間年也云亦復  
習禮於鄉學者習禮謂習射上功習鄉上齒故經云如初大司徒  
之官命鄉大夫論量考校此鄉學之人有秀異之士者升於司徒  
先名惟在鄉今移名於司徒謂錄名進在司徒其鄉學之人有德  
行道載者德行謂孝友之徒道載謂多才藝此惟升名司徒未即  
貢舉入官也按鄉大夫云三年則大比放其德行道載而與賢者  
能者謂鄉人有賢有能者以鄉飲酒之禮與之獻賢能之書於王  
名則升於天府身則任以官爵則下文云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  
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彼據鄉人故三年一舉此據學者  
故中年考試殷周同也熊氏以爲此中年舉者爲殷禮升於大學  
年舉者周法其義非也按內則云二十而冠始學禮此升於大學  
日俊士之人年以二十故可使習禮云學大學考按尚書周傳云  
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三入小學二十入大學又書傳略  
說餘子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其鄉人當與餘子同故知二十  
習禮之時在大學也禮樂則秋教禮春教樂夏教以詩書則冬  
鄭以經云春秋教以禮樂則秋教禮春教樂夏教以詩書則冬  
教書夏教詩故云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所以詩得爲聲

王制箋

三

者詩是樂章詩之文義以樂聲播之故爲聲若以聲對舞則聲爲  
安靜舞爲鼓動舞爲陽聲爲陰故大胥云春釋采合舞秋頽學合  
聲是也就舞之中奮動甚者屬陽奮動靜者屬陰故文王世子云  
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是也云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事亦陰也  
者書者言事之經禮者行事之法事爲安靜故云書禮者事事亦  
陰也文王世子云秋學禮冬讀書禮與此同也云出書謂九年大成  
者以下卽云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無移左鄉右鄉及移郊  
遂之事故知是九年學止也此大樂正之官論造士之中最秀異  
者以告於王而升名於司馬論之日進士言進受爵祿也此文承  
王子公卿大夫之子不似專據王子等其實鄉人入學爲造士者  
亦同於此其鄉人不在學者及邦國所貢之士所貢於王亦當升  
諸司馬以司其鄉人不在學者及邦國所貢之士所貢於王亦當升  
祿卽知凡入仕者皆司馬主之下文更不見鄉人以德詔爵以功詔  
士故知此中兼之但文不具耳錫瑞案疏所推論鄉人及邦國所貢  
士足以補經今文說三司徒徒主地與周禮以司徒爲地官相近  
鄭云鄉屬司徒不誤以爲六卿之司徒則不合疏引司上職以此  
司馬爲掌爵祿者亦不合周禮鄉大夫三年大比此經中年考試  
其年數不同或周記載參差或本制法損益熊氏分別殷周固不  
確孔疏以爲殷周亦不盡然當依馬恐亂羣不得不然必至七  
育人才乃有移郊遂屏遠方者去害馬恐亂羣不得不然必至七  
年九年屢次不變而後移之屏之王且爲之三日不舉其愛惜人  
才未嘗不至愛之深故責之備也王太子與凡民俊秀同學序齒  
明長幼有序不以富貴驕人太子將來嗣位爲王同朝之臣皆同  
學之友情誼尤固材能素知其制最善皆後世所當效法者漢書

食貨志曰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於天子學於太學命曰造士與  
疏言邦國貢士可以互證白虎通辟雍篇云于制曰王太子王子  
羣后之太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皆造焉  
小學者經藝之宮大學者辟雍鄉射之宮

**司馬辨論官材**辨其論官其所長**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  
各署其試守**論定然後官之**使之**任官然後爵之**命**之位定然後祿之大**

**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以不任**有發則命大司徒教**  
**士以車甲**乘兵車衣馬之儀有**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贏股肱決射**  
御射御決勝負見勇力**凡執技以事上者視史射御醫卜及百**

**工**言技謂**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亦為不德**出鄉不與**  
**士齒**則齒親也**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賤**箋**正義曰大樂

秀者以告於王王必以樂正所論之狀授與司馬司馬得此所論  
其材故云官材也各署其所長若長於禮者署擬於禮官長於樂  
者署擬於樂官錫瑞案今文家說司馬主天謂之天官其位最尊  
故進退人才皆由司馬若後世之吏部天官掌進退人材之柄周  
官司馬專主武事與此不同也大司徒教以車甲大戴禮千乘篇

**司徒**作司馬此節說司馬事無為牽及司徒當從千乘為是此或  
傳寫之誤古重德而輕技文王世子曰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敏才  
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待又語三而一  
也鄭注或進其等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  
孔疏曲禮謂小技術若醫卜之屬也據彼經注疏正可與此經  
相發明在郊者不能德進事舉言揚而有醫卜小小之技能亦可  
考課授官然但謂之郊人不得比於俊選即此所云不與  
士齒也於此可見古人雖不遺技藝終不重藝而輕德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司寇秋官卿掌**必三刺**以求民情斷其  
訊羣臣二曰訊羣**有旨無簡不聽**簡誠也有其意無其**附從輕**  
吏三曰訊萬民**有旨無簡不聽**誠者不論以為罪**附從輕**  
刑也求出**赦從重**雖是罪可**凡制五刑必即天論**制斷也即就也  
之使從輕**赦從重**重猶赦之**凡制五刑必即天論**制斷也即就也  
天意合閔子曰古之道不即**郵罰麗於事**郵過也麗附也過人罰  
人心即或為則論或為倫**郵罰麗於事**人當各附於其事不可  
喜怒**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權平

**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意思念也淺深謂俱**悉其**  
有罪本心有善惡**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盡其**疑獄汎與眾共之眾疑赦之必察小**

情**疑獄汎與眾共之眾疑赦之必察小**

情**疑獄汎與眾共之眾疑赦之必察小**

情**疑獄汎與眾共之眾疑赦之必察小**

情**疑獄汎與眾共之眾疑赦之必察小**

情**疑獄汎與眾共之眾疑赦之必察小**

情**疑獄汎與眾共之眾疑赦之必察小**

大之比以成之小大猶輕重也成獄辭史以獄辭告於正正聽之

史司寇史也正於周鄉師之屬今漢有平正丞秦所置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

棘木之下於朝司寇聽之屬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職聽

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馬面三槐三公位焉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

之王使三公復與司寇及正共平之重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

刑也周禮王欲免之乃命公會其期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

三又然後制刑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凡作刑罰輕無赦法

輕不赦之刑者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凡作刑罰輕無赦法

也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折言破律巧賣法令者

與物之名更造法度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淫聲鄭衛

空道若巫蠱及俗禁服若聚鷄冠瓊弁也奇技行偽而堅言偽而辨學非而博行非而

奇器若公輸般請以機寔蓋嫁取卜數文書此四誅者不以聽為其為害大凡執禁以齊眾

不赦過亦為人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

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尊物非民所宜有

也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

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凡以為不可

矢耒耜飲食器也度丈尺也數升糶多少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

市不示民以善與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物未成木不中

伐不粥於市伐之非時不中用周禮仲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

市殺之非時不中用月令季鬲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關竟上

察冬始漁周禮春獻鼈蜃鬲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門識呵

筮正義曰按周禮司刺云壹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

臣羣臣謂公卿大夫士其二問可殺與否於羣吏羣吏謂庶人在

官者其三問可殺與否於庶人庶人謂萬姓眾來觀者按周禮鄉

師屬地官不掌獄訟而云鄉師者鄉謂鄉士也師謂士師也云之

百官公卿表廷尉秦官掌刑辟有正左右監宣帝地節三年初置

左右平鄭見古有正連言平耳此王制多是殷法秦則放殷置之

王制箋

罕

異其死刑之罪者鄭云異謂殊其文書謂殊異其應死刑之罪別  
爲簿書而要之鄭云要之爲其罪法之要辭如今劾矣卽是囚之  
伏獄錄爲要狀鄭康成以爲此外國在皋門內庫門之外此見  
宥以下爲甲而禮司刺文鄭康成之職審也不審若仇讐當報甲見  
乙誠以爲甲而殺之者過失者若舉刃欲砍伐而執中人者遺忘  
若間帷薄忘有在焉而以兵矢投射之錫瑞案注疏引周禮三刺  
三宥以解此經義皆可通惟引周禮三公之會期以解此經三公  
之參聽則於今古文說殊未瞭然異義今尙書夏侯歐陽說天子  
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馬三曰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  
士凡百二十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又立三少以傅太傅無官屬與  
王同職故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又立三少以爲之副曰少師與  
傅少保是謂三孤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謂六卿之屬  
大夫士庶人在官者凡萬二千許慎謹案周公爲傅召公爲保太  
公爲師無爲司徒司空文知師保傅三公官名也五帝三王不同  
物者周之制也許君以古說爲周制今說爲前代制此經上文明  
云天子三公九卿則三公當如何得以前代制司馬司空不當  
如古周禮說爲太師太傅太保甚明何得以周禮之三公說此經  
之三公乎茲於孔疏之傳會削去不載並訂鄭注之誤圭璧璋  
王引之云金當作宗宗者琮之段借字隸書宗金二字相似故宗  
譌爲金圭璧璋璋聘禮所謂四器家語刑政篇載此文作圭璋璧  
琮不珞於市易林需之井珪璧璋璋  
執贄見王其次序正與王制相合

**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簡記策書也諱先王**箴**正義曰傳云名

**王制箋**

**史**

諱爲先王之名其實餘諱亦大史奉之故禮運云天子適諸侯必  
舍其祖廟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鄭注云以禮籍入謂  
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是亦諱諸侯之祖父也云惡忌日若子  
卯者忌日謂先王之亡日及子卯故云若子卯紂以甲子日死桀  
日亡

**天子齊戒受諫**歲終羣臣奏歲事**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司會

之屬掌計要者成計要**冢宰齊戒受質**贊王**大樂正大司寇市三**

**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於周司徒之屬從從於司會也**大司徒**

**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

**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此三百官齊戒受質受平

**然後休老勞農**饗養**成歲事**斷計**制國用箋**正義曰以周法言之

則司徒司馬司空簿書亦司會掌之質於天子所以下文司徒司  
馬司空各質於天子不由司會惟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從司會  
質於天子者司會總主治要先質於王若今時先申帳目樂正司  
寇司市當司事少卽從從司會以質於王其司徒司馬司空總主  
萬民其事既大雖司會進其治要仍須各受質屬官親自質於天  
子百官齊戒受質以司徒司馬司空質於天子天子平斷畢當須

報於下故在下百官齊戒受天子所平之要然後休老勞農者卽  
十月蜡祭之時飲酒勞農也知齊戒受諫是歲終者以下云休老  
勞農文相連接故知是歲終也按天官司會中大夫二人屬冢宰  
故云冢宰之屬上文司會直云冢宰之屬不云於周此大樂正及  
市皆云於周者以此文司會與周禮正同故不須云於周此大樂  
正於周是大司樂此文亦於周爲司市與周禮不同故以周禮明  
之錫瑞案此經與周禮或同或不同蓋經聖人損益兼采前代之  
制云冢宰又云制國用與前冢宰制國用正同是冢宰亦天子之  
大夫非周禮之天官冢宰司會當爲冢宰之屬亦非如周禮司會  
之屬冢宰也云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云三公蓋與前三官當是  
互相明亦非周禮六卿中之三卿也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公當是  
副貳三公者大樂正當爲大司徒之副以其皆掌教大司寇亦當  
爲大司馬之副以刑通於兵市當爲大司空之副以市亦度地居  
民之一與周禮樂正屬宗伯市屬司徒皆不同此經並無宗伯之  
官冢宰司寇位在司徒司馬司空三公之下必以周禮六卿解之則齟齬不合矣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  
用之兼用之備陰陽也凡飲養陽氣凡**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

**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天子諸侯養老同也國中小學在王宮  
郊此殿箋正義曰凡養老者皇氏云人君養老有四種一是養三  
制明矣老五更二是子孫爲國難而死王養死者祖父三是養

王制箋

聖

致仕之老四是引戶杖年養庶人之老熊氏云天子視學之年養  
老一歲有七謂四時皆養老故鄭此注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  
陽用春夏陰用秋冬是四時凡四也按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  
遂養老注云大合樂謂春入學舍榮合舞秋頒學舍聲通全爲六  
又季春大合樂天子視學亦養老世子云凡視學必遂養老是德  
爲七也有虞氏以燕禮學虞氏云燕禮脫履升堂崔氏曰燕者是德  
丞於俎行一獻之禮坐而飲酒以至於醉以虞氏帝道宏大故養  
老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者崔氏云饗則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  
飲依尊卑而爲獻取數畢而已夏既受禪於虞是三王之首貴尚  
於禮故養老以饗禮相養敬也殷人以食禮者崔氏云不飲酒享  
太牢以禮食之殷人質素禮儀簡少故養老者春夏養老之時而兼  
用之者謂周人修三代之禮而兼用之以養老者夏禮周人修而兼  
虞氏燕禮夏后氏饗禮之法若秋冬養老之時用殷人食禮之法  
以周極文故兼用三代之法也上文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  
在郊下文云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貴右而賤左小  
學在國中左也小學在郊右也與殷同也故云此殷制明矣錫瑞  
案注云國中小學在郊右也與殷同也故云此殷制明矣錫瑞  
是確解而專以爲殷制則殊不然經文有虞氏在郊與經上文分別  
四代此不分別自是通禮何可以知爲殷制疏引下文右學云分別  
證不知學分左右必在一處若一在國一在郊豈得遙遙相對爲  
左右乎此皆經本分明因注疏而化康莊爲荆棘者也

**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致警亦如之九十使人受**命謂君不親饗食  
必以其禮致之

五十異糧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  
從於遊可也糧糧也貳副也遊謂出入止觀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

日修唯絞給衾冒死而後制絞給衾冒一日而可爲者五十始衰六十非肉

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煖溫五十

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

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之尊養七十不俟朝大夫士之老八十月告

存每月致膳九十日有秩秩常也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

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力稍衰也力政城道之役也與及也八十不齊則不

祭也子代之祭祭五十而爵賢者命六十不親學不能備七十致政

是謂宗子不孤致政還箋正義曰七十養於大學至於八十年漸衰

唯衰麻爲喪君事箋弱不堪來學受養君以饗食之禮使人就

家致之其受君命之時理須再拜不堪爲勞一坐於地而首再致

於地替人無目恐其傾倒拜君命之時亦當如此故云亦如之歲

制謂棺也不易入可成故歲制大夫士老年而聽致仕者則七十杖

於國朝君之時入門到朝位君出揖之卽退不待朝事畢也若不

聽致仕則祭義云七十杖於朝八十不俟朝按異義禮戴說王制

云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易孟氏韓詩說年二十行役三

十受兵六十還兵古周禮說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

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許慎謹案云五經說皆不同是無明文所據

漢承百王之制二十三而役五十六而免六十五已老而周復據

之非用民意是許以周禮爲非鄭駁之云周禮是周公之制王制

是孔子之後大賢所記先王之制周禮所謂皆征之者使爲胥徒

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衛耳六十而不與服戎胥徒事暇坐息之

間多其五歲又何太速之云徒給公家之事云非用民意取王制

所云力政挽引築作之事所謂服戎謂從軍爲士卒也二者皆勞

於胥徒故早舍之錫瑞案鄭君調和諸說固屬亦通然周禮言征

斂力役皆近詩故疑出於戰國許君極尊古文亦不盡信周禮也

鹽鐵論論未通篇曰五十以上曰艾老杖於鄉不從力政所以扶不

足而息高年也後漢班超傳曹昭上疏曰妾聞古者五十受兵六

十還之者五十受兵謂據野外爲言六十還之據中國而說也白

虎通致仕篇引王制曰七十致政又曰几杖所以扶助衰也故王

制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

臣老歸年九十君欲有問則就其室以珍從明尊賢也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

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

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

皆學名也異者四代稍變耳或上西或上東或貴在

國或貴在郊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  
王宮之東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  
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西郊膠之言糾也庠之言養也周之  
小學爲有虞氏之庠制是以名庠云其立鄉學亦如之膠或作絀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啐

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元衣而養老皇冕屬也畫珪飾焉凡冕屬其服皆元上

纁下有虞氏十二章周九章夏殷未開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

臣燕之服有虞氏質深衣而已夏而改之尚黑而黑衣裳殷尚白

而縞衣裳周則兼用之元衣素裳其冠則牟追章甫委貌也諸侯

以天子之燕服爲朝服燕禮曰燕朝服是服也王者之後亦以

燕服爲之魯季康子朝服以縞借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已而引戶

宋之禮也天子皮弁以日視朝也復除也老人眾多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

非賢者不可皆養非人養者一人不從政廢於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

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

不從政自從正義曰養老必在學者以學教孝悌之處故於中

皇氏云庶老兼庶人在官者其致仕之老大夫以上當養從國老

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是也以皇與下冕相對故爲

冕屬按周禮有設皇邸又云有皇舞皆爲鳳皇之字鳳羽五采故

云畫珪飾之錫瑞案鄭誤解學制皆由誤會此經其實此經義極

分明上下東西左右相對而言必是同在在一處卽東學西學南學

北學同在明堂四門者也夏貴東而賤西殷貴右而賤左當如鄭

說王者相變實亦不過稍示變改非必一貴在國一貴在郊也公

羊桓元年傳解尚曰夏周文右故以東爲上殷家質故以右爲上其

文家尙左質家尙右夏周文右故以東爲上殷家質故以右爲上其

實本同一處若國與郊相去甚遠安得以上下東西左右兩兩對

舉乎疏傳會鄭注皆強說熊氏劉氏之說尤謬今削去不載虞庠

在國之西郊當作四郊孫志祖曰據北史劉芳傳引作四郊蓋西

字誤也四郊小學卽東西南北之四學豈應偏置於西郊祭義又

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注云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

正義引皇氏云四郊虞庠以四郊皆有虞庠其爲四郊之譌無疑

又在西郊以西方成就之地故也是孔氏所據本已誤校勘記曰按

孫志祖是也上大學在郊正義云周則大學在國小學在四郊下

文是也卽據此文而言作四郊不作西郊此正文之僅存者文王

世子凡語於郊正義既說西爲西方成就又云或偏在四郊亦兩

存其義也錫瑞案二說證據極明西郊小學爲東西南北四學其

訂經本文於鄭引祭義天子設四學既云天子所設如此鄭重必是

誤實本於鄭引祭義天子設四學既云天子所設如此鄭重必是

大學不是小學且太子無入鄉學之理太子由宮南小學入大

學行齒讓之禮四學卽明堂四門之學無疑鄭誤解而孫氏沿之

故於學制未了了段玉裁是孫說而顧廣圻非之曉曉爭辨亦



由於學制皆未能瞭然也詳見上文白虎通三軍篇曰年六十歸  
兵何不忍並鬪人父子也王制曰六十不與服戎又曰八十不從  
政云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  
鰥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

餼廩箋正義曰按劉熙釋名云無妻曰鰥愁悒不能寐目恆鰥鰥  
也然其字從魚魚目恆不閉無夫曰寡寡僕也僕然單獨也  
無父曰孤孤顧也顧望無所瞻見也無子曰獨

獨鹿也鹿鹿無所依也錫瑞案此文與孟子曰獨  
瘠聾跛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斷謂支節絕也侏  
義

曰百工謂有雜技藝此等既非老無告不可特與常餼既有疾病  
不可不養以其病尚輕不可虛費官物故各以其器食之器能也  
臣對云成施植鑄注云使擊鐘蓬條蒙瓊注云瓊是玉磬使擊之  
侏儒扶廬注云扶持也廬戰杓也朦叟修聲注云歌詠琴瑟擊磬  
司火注云使主然火其童昏器瘠樵僂官師所不材宜於裔土是  
各以其器食之外傳不云跛躄此不云蓬條戚施設文不具外傳  
瘠與樵僂置於裔土此瘠與侏儒其器食之者古今法異也錫瑞  
案此經所云比外傳尤為仁政

今外國有肯啞院亦仁政也  
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道有三塗  
父之齒隨行兄之

齒雁行朋友不相踰廣敬也謂  
輕任并重任分斑白者不提挈皆  
以與少者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徒猶箋正義曰父  
雜色曰斑

謂有擔負者俱應擔負老少並輕則併與少者擔之也齒重分也  
者老少並重不可併與少者一人則分為輕重重與少者輕與老  
者錫瑞案大傳云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輕任并重任分斑白  
者不提挈出入皆如之此之謂造士漢書食貨志云輕重相分斑  
白不提挈詩經傳云男女異路斑白者不提挈皆與此合曲禮五  
年以長則肩隨之注肩隨者與之並行差退正義曰王制云父之  
齒隨行兄之齒雁行舉成人有此禮也童子禮則無也此謂二十  
於二十五者肩隨則齊於雁行也陳用之曰男右女左者地道尊  
右故也車患於陷危故從中央孔子

為中都宰其民男女別途蓋以此也  
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也造為箋正義曰皇氏云此謂  
假若無地大夫則當假之故禮運云大夫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  
禮也謂無地大夫也錫瑞案曲禮曰凡家造祭器為先犧賦為次  
養器為後正義曰大夫及士有田祿者乃得造器猶不具唯天子  
大夫四命以上者得備具若諸侯大夫非四命無田祿則不得造  
故禮運云大夫聲樂皆具祭器不假非禮也據諸侯大夫言之也  
熊氏以禮運據天子大夫得造不得具非也錫瑞案禮家說各不  
同孔疏苦心分明猶嫌牽混天子大夫四命以上得備具據周禮  
典命四命受器而言此經與周禮多不同末可以周禮解此經也

造為箋正義曰皇氏云此謂  
有地大夫故祭器不  
假聲樂皆具非

禮也謂無地大夫也錫瑞案曲禮曰凡家造祭器為先犧賦為次  
養器為後正義曰大夫及士有田祿者乃得造器猶不具唯天子  
大夫四命以上者得備具若諸侯大夫非四命無田祿則不得造  
故禮運云大夫聲樂皆具祭器不假非禮也據諸侯大夫言之也  
熊氏以禮運據天子大夫得造不得具非也錫瑞案禮家說各不  
同孔疏苦心分明猶嫌牽混天子大夫四命以上得備具據周禮  
典命四命受器而言此經與周禮多不同末可以周禮解此經也

造為箋正義曰皇氏云此謂  
有地大夫故祭器不  
假聲樂皆具非

禮也謂無地大夫也錫瑞案曲禮曰凡家造祭器為先犧賦為次  
養器為後正義曰大夫及士有田祿者乃得造器猶不具唯天子  
大夫四命以上者得備具若諸侯大夫非四命無田祿則不得造  
故禮運云大夫聲樂皆具祭器不假非禮也據諸侯大夫言之也  
熊氏以禮運據天子大夫得造不得具非也錫瑞案禮家說各不  
同孔疏苦心分明猶嫌牽混天子大夫四命以上得備具據周禮  
典命四命受器而言此經與周禮多不同末可以周禮解此經也

又案王制一篇疑是從上節止此節與上下文皆不相承恐是錯簡陳氏謂當在寢不踰廟之上經文未敢擅易姑存其說於此

方一里者為田九百畝一里方三百步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為田九

萬畝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為田九十億畝億今十萬方千里者為

方百里者百為田九萬億畝萬億今箋正義曰方十里為田九萬

百一箇十里之方既為田九萬畝則十箇十里之方為田九十萬

畝一百箇十里之方為田九百萬畝今云九十億畝是一億有十

萬十億有一百萬九十億有九百萬畝故云億畝十箇百里方

為方百里者百箇百里方為九千億畝今乃云九萬億畝與數不

同者若以億言之當云九千億畝若以萬言之當云九萬萬畝

但書經戰國及秦之世經籍錯亂此經上下或億或萬字相交涉

遂誤為萬億鄭未注之前書本既爾鄭更不顯言其錯因此錯本

萬億之言即云此經萬億者即今之萬萬億氏以為億數不定或

以十萬為國時或將萬為億故云萬億但古事難委未知孰是故備

存焉孫希旦曰自此以至篇終皆所以申釋前文而且以補其所

未備也案孫說近是此申釋者當別是一人非記者自釋也如儀禮諸篇未之附記也

自恆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冀州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豫州

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荊州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徐州

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亦冀州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雍州

域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恆山凡四海之

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為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九州之大計方百里

者為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

其餘六十億畝以一夫園為率其餘所箋正義曰為田八十萬億

里九州方三千里三三如九為方千里者有九一萬億畝但記文詳具於

億畝九箇千里九九八十一故有八十一萬億畝但記文詳具於

八十整數之下云萬億是八十箇萬億又云一萬億言是詳也以

前文誤為萬億此則因前文之誤更以萬億言之錫瑞案今文說

中國方五千里異義引歐陽尚書說漢書賈捐之傳鹽鐵論說苑

白虎通論衡皆同此云九州方三千里又小於五千里準以地望

王制箋

異

荆州

徐州

亦冀州

雍州

九州之大計

尺二寸二分 周尺之數未詳聞也按禮制周猶以十寸爲尺蓋六

寸四分 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則步更爲八八六

尺爲步則一步有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則一步有

五十二寸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十二寸以此計之則古者

百畝當今東田百五十二畝七十一步有餘與此百四十六畝三

十步不相應也又今步每步剩古步十二寸以此計之則古之百

里當今百二十二里一百一十五步故鄭云六國時多變亂法度經

文錯亂不可用也玉人職云鎮圭尺有二寸又云桓圭九寸是周

猶以十寸爲尺也今經云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乃是六十四寸

則謂周八寸爲尺也故云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

也鄭卽以古周尺十寸爲尺八尺爲步則步八寸八寸也是今步別

剩十六寸云尺以此計之者謂以古步少於古步一十六寸也是今步別

外剩十六寸而計之則古之四步剩出今之一步古之四步爲步

今五十步古之八十步爲今之一百步計古之一畝之田長百步

得爲今田一百二十五步是今田每一畝之上剩出二十五步則

方百畝之田從北嚮南每畝剩二十五步總爲二千五百步從東

嚮西每畝二十五步亦總爲二千五百步相併爲五千步是總爲

五十畝又西南一角南北長二十五步應南畔所剩之度東西亦

長二十五步應西畔所剩之度計方二十五步開方乘之總積得

六百二十五步六百步則爲六畝餘有二十五步故云古者百畝

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也又古四步剩今一步則古四里剩

今一里爲五里則古者四十里剩今十里爲五十里則古者八十

里剩今二十里總爲百里是古者八十里爲今百里今之百里之

外猶有古之百里四里剩一里其古之二十里爲今之二十五里

故云古者百里爲今百二十五里錫瑞案古者以今當爲漢人之

言禮家附入記中如大戴公冠篇有孝昭冠辭之比盧植以爲漢

博士作孔疏以爲秦漢之際以其中有周尺云云當在周亡後也

而以此概全經則誤矣近人多以漢慮僂尺卽是周尺鄭君漢人

若漢尺卽周尺鄭君無緣不知注乃云未詳聞則漢未必同於周

矣沈彤周官祿田考據漢尺桂馥謂漢儒已不能定周尺沈氏前

據以分田制祿豈非武斷今據鄭注當從桂氏闕疑爲是正義前

箋 正義曰古者八寸

爲尺今以周尺八

寸爲步則一步有

五十二寸以此計

之則古者百

畝當今東田百

五十二畝七十一

步有餘與此百

四十六畝三十

步不相應也又

今步每步剩古

步十二寸以此

計之則古之百

里當今百二十

二里一百一十

五步故鄭云六

國時多變亂法

度經文錯亂不

可用也玉人職

云鎮圭尺有二

寸又云桓圭九

寸是周猶以十

寸爲尺也今經

云以周尺六尺

四寸爲步乃是

六十四寸則謂

周八寸爲尺也

故云蓋六國時

多變亂法度或

王制箋

是

而已陳澧等說今皆不錄

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

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其

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爲方

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名山大澤不以封

其餘以爲附庸閒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其有削地

其餘以爲附庸閒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其有削地

者歸之閒田箋

正義曰前文云立大國三十故此云封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為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謂侯國也凡百里之方開方計之為十里之方百其方九十里之國一用十里之方四十九七十里之國二則用十里之方七十八則一箇百里之方七十之國二剩十里之方二十七十里之國六十用百里之國用百里之方十剩十里之方二十七十里之國六十用百里之方三十剩十里之方六十今就百里之方三十里之中抽去千里之方六十是用百里之方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故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者上云小國百封五十謂伯國也凡百里之方封五十里之國四則十箇百里之方五十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今小國百二十故用百里之方三十則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以爲附庸閒田

天子之縣內爲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者二十一爲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箋

正義曰天子縣內地方千里爲方百里者百既用九箇擬封百里之國故其餘方百里者百

哭

王制箋  
九十一也又封方七十者二十一者凡百里之方十爲七十里之國二十剩十里之方二十今以十里之方二十又更取其外十里之方二十九添前二十爲四十九爲七十里之國一是一國二十一也總用百里之方四十里之方二十九是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者謂小國也凡百里之方一爲五十里之國四則百里之方六十爲五十里之國四十五里之方五爲五十里之國二十總爲五十里之國六十更有五十里之國三凡一箇五十里之國用十里之方二十五則三箇五十里國總用十里之方七十五是用地方百里者一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是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然畿外千里封國之外所餘地少其畿內千里所餘地多者以畿外之土本擬封建諸侯故國數多餘地少畿內本供天子又有郊關鄉遂準擬公卿王子弟采邑故建國數少餘地多

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

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之

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

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天

子之大夫爲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

國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方伯為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

天子之縣內視元士給齋戒自潔清之用浴用湯沐用潘諸侯世子世國也象賢大夫

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謂縣內及列國諸侯為天子大夫未賜爵視

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列國及縣諸侯大夫不世爵祿箋正義

前文云不能五十里曰附庸又云天子元士視附庸以湯沐之邑

視元士亦五十里以下皆有湯沐之邑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

宰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

此皆有湯沐邑其餘則否許慎謹案京師之地皆有朝宿邑周于

入百諸侯盡京師地不能容之不台事理之宜是許慎不從公羊

之說鄭元駁當從許說知此大夫是天子大夫者以下云諸侯之

大夫不世爵祿此直云大夫不世爵與諸侯大夫文異故知是天

子大夫也知是縣內及列國諸侯入為天子大夫者按禮運云公

子有田以處其子孫則列國諸侯入為天子大夫者按禮運云公

入相於周又尚書顧命齊侯為虎賁衛侯為司寇是列國諸侯也

並入為天子大夫按司裘諸侯則共熊侯豹侯是畿內亦曰諸侯

此不云諸侯而云大夫者辟上諸侯世子之文故云大夫云畿內

諸侯有為三公則周召是也列國諸侯入為六卿則鄭武公是也

包之未賜爵謂列國諸侯及縣內諸侯其身既死其子未得爵賜

其衣服禮制視天子元士若畿外者君其本國畿內者亦君畿內

之國故鄭注云列國及縣內之國鄭必知兼畿外列國者以詩小

雅韎韐有奭謂諸侯世子未遇爵命服士服而來此云視天子之

元士以君其國故知兼列國也諸侯降於天子故大夫不世爵祿

若有大功德亦得也錫瑞案公羊隱八年傳解詁曰禮四井為邑

是據諸侯卿大夫也錫瑞案公羊隱八年傳解詁曰禮四井為邑

-5 65 35 965" data-label="Text">

邑方二里東方二州四百里凡為邑廣四十里袤四十二里

王制箋

見

耳其有功德者仍得世祿則左氏家所說錫瑞謂陳氏疏通三傳分別世位世祿可謂晰矣而據繁露王道篇曰春秋立義大夫不得世此經云諸侯大夫不世爵祿則諸侯大夫並不得有世祿之制矣白虎通封公侯篇曰何以言諸侯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大夫不世位何股肱之臣任事者也為其專權擅勢傾覆國家妨塞賢路故不世位故春秋公羊傳曰譏世卿世卿非禮也諸侯世位大夫不世安法以諸侯南面之君體陽而行陽道不絕大夫臣北面體陰而行陰道有絕以男生內嚮有畱家之義女生外嚮有從夫之義此陽不絕陰有絕之效也夫子作春秋立一王之法本非全用周制今春秋公羊說有今文家說禮制與古文家說禮制小異而可以相通者亦有說春秋新王之制與古文說周制全異者許君異義多據古周禮左氏義而駁今文如此條云周制世祿當時固有此制而此經云不世爵祿即公羊譏世卿之意此乃夫子深念當時世卿之弊欲為後王立法去此弊端蓋有廢世卿行選舉之心後世用選舉是從春秋法也王制與公羊傳義本非周法義隱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

鄉鄉飲酒鄉射

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

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為異別度量數制

飲食為上衣服次之事為謂百

工技藝也異別五方用器不同也度丈尺

箋上文云司徒修六禮

也量斗斛也數百十也制布帛幅廣狹也

以節民性明七教以

興民德齊入政以防淫不云六禮七教入政細數如何恐讀者不解故此復列細數於後當疑古者以周尺以下為後人附記故此

王制箋

五

數節皆上文所已言而未詳者當時義本口授恐後不能盡知乃更詳言以告後人如儀禮諸篇之有記此節尤曉然易見以上文不詳其目故列其目以附於末也後儒因古者周尺之文疑此經全篇皆出漢儒此聖人定制之意所以不明而其所定之制後世亦未嘗見之實行也

後序

荀卿子書亦有王制篇不惟名同其義亦多脗合略舉數則以證其篇首曰請問爲政曰賢能不待次而舉罷不能不待頃而廢元惡不待教而誅中庸雜民不待政而化分未定也則有昭繆也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也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故姦言姦說姦事姦能遁逃反側之民職而教之須而待之勉之以慶賞懲之以刑罰安職則畜不安職則棄五疾上收而養之材而事之官施而衣食之兼覆無遺才行反時者死無赦夫是之謂天德王者之政也案此與王制選士簡不帥教及四誅不以聽義合五疾注以爲瘖聾跛躄斷者侏儒與王制正同其相合者一又曰王者之制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道過三代謂之蕩法貳後王謂之不

王制筴後序

一

雅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直聲則凡非雅聲者舉廢色則凡非舊文者舉息械用則凡非舊器者舉毀夫是之謂復古此王者之制也案此與王制禁淫聲異服奇技奇器及用器兵車不中度義合鄭注王制多云兼夏殷制卽道不過三代之意其相合者二又曰王者之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田賦什一關市幾而不征山林澤梁以時禁發而不稅案此與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正同其相合者三又曰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鼃鼉魚鼈鱸鱣孕別之時罔罟毒藥不入澤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案此與王制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麝不卵不殺胎不殀天不覆巢

正同其相合者四序官論司徒司馬司空諸職有見於王制者亦  
有不見於王制者傳聞各異而大義略同鄭君謂王制是孔子之  
後大賢所記當時大賢無過孟荀孟子之言與王制合而略焉弗  
詳荀子王制篇雖詳亦不若此經條理之密則此經必有所授以  
爲素王之制似可無疑故雖孟荀大賢猶未盡得其旨以爲漢博  
士作不亦遠乎錫瑞再記



